



唤醒工农千百万

李四山工人革命斗争故事

唤起工农千百万

《水口山工人革命斗争故事》编写小组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印张：4.25

统一书号：11109·94 定价：0.34元

前 言

水口山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矿山，以盛产铅锌而驰名中外。据史料记载，早在宋神宗（一〇六九——一〇八七年）时，我国劳动人民就发现了这里的宝藏，并进行了开采。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把水口山收归“官办”。

在旧中国，辛勤开采矿石的水口山工人受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政治经济地位十分低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特别是近百年来，英、德、比、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分子与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相勾结，争相把魔爪伸进水口山，工人所受的剥削压迫更加沉重了。以一九二五年为例，每吨矿砂的国际牌价是四十一元二角五分，除了原材料、设备折旧、管理费三元八角五分以外，工人仅得三角一分，资本家得一十一元六角五分，为工人所得的三十七点六倍；帝国主义得二十五元四角四分，为工人所得的八十二倍。帝、官、封互相勾结，尽情地榨取着水口山工人的血汗！苦难的劳工当牛做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水口山工人曾进行过无数次不屈不挠的自发斗争。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严密的组织，明确的斗争目标，斗争一次接一次地失败了。“黑夜茫茫盼天亮，劳工何日见太阳？”水口山工人日夜在盼望着自己的救星！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衡阳建党后，强调指出，水口山工人集中，衡阳党组

织要以水口山为重点,大力开展工人运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设在衡阳的湖南第三师范、湖南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教员张秋人、学生夏明翰、黄静源等许多党团骨干,从这年的寒假开始,先后来到水口山,创办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发现与培养工人骨干。一九二二年,经毛主席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水口山支部。

一九二二年夏,毛主席亲自来水口山,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十一月,毛主席又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同志来水口山,领导工人运动,建立党小组。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宣传、发动,工人群众很快组织起来,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燃起了革命烈火。十二月,毛主席亲自审批了水口山工人罢工计划,并对这次斗争作了周密的部署。五日,震动全国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了。在罢工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一面领导省工团联合会代表同军阀赵恒惕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伪省政府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全国各工团大力支援水口山工人的斗争。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在全国各地阶级兄弟的支援下,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经过二十三天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胜利。经过这次罢工斗争的锻炼,许多矿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春,毛主席亲自批准了中共湖南省水口山矿支部的建立,并派了毛泽覃等同志来水口山,巩固和发展工人运动的成果。

水口山工人的革命斗争,使矿局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局长换来换去,如走马灯一样,先后有周维容、赵铭鼎、刘世涛、

宾步程、邓寿荃、江中砥、黄荃、余焕东等人来矿担任局长一职，但一个个都被工人斗争的烈火烧得焦头烂额，狼狈离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联合。一九二三年春，毛主席派水口山工人骨干刘东生（即刘东轩）和谢怀德同志到衡山岳北，发动了十余万农民起来闹革命，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一九二六年，水口山党组织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派出工人骨干分赴常宁、宝庆、醴陵、衡阳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同时在矿区附近农村建立了十八个农民协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热潮。

当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惨遭失败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拨正了航向，挽救了革命。在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指引下，水口山工人开展了武装斗争，先后三次夺取了矿警队的枪支，和附近农民一起组成工农红军，奔上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红四军成立，水口山工农武装被编入军部特务营（即警卫营），直接担任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年前后，水口山地区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工农红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英雄的水口山工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率领下，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许多同志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鲜血谱写出一曲曲战斗的壮歌。本书记述的是水口山工人在那可歌可泣的斗争中的一些片断。由于材料收集工作正在深入，有些内容尚待调查研究（如反帝斗争），这次来不及编入，待以后修订重版时，再与读者见面吧。

目 录

榨工苦	(1)
打红饷	(8)
怒砸油米处	(13)
盼望领路人	(19)
成立俱乐部	(26)
劳工神圣	(35)
禁赌	(45)
保卫俱乐部	(54)
智斗“笑面虎”	(59)
扑不灭的烈火	(66)
恢复俱乐部	(73)
火烧官庄	(81)
威震四乡	(96)
巧袭粮子岭	(111)
夺枪上山	(116)
迎着朝阳上井冈	(123)
后记	(131)

窿工苦

窿工苦，苦难当，
家家户户泪汪汪。
矿窿是座活地狱，
白骨成堆血满巷。

——旧时水口山民谣

一九一二年冬，漫天飞雪，天地一片惨白。在水口山铅锌矿区一条泥泞的小路上，五个衣着褴褛的人，顶着呼号的北风，艰难地朝把头康汉林家走去。

正屋里，康汉林手捧水烟袋，坐在烧得旺旺的炭火边。这五个人进了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轻轻地喊了一声“满爷”。康汉林睁开猪泡眼，见是自己手下四个窿工和附近的农民康泽和，马上明白了来意，可他不动声色，拖长声音问道：“干什么？”那人接着说：“今年又闹了旱灾，泽和家交不起租子，地被抽走了，现在就没吃的了。这孩子怪可怜的，我们替他担保，求满爷收他当个窿工，弄碗饭吃。”康汉林斜着眼，瞟了下康泽和，见泽和生得虎虎敦敦，结结实实，确实是打窿的好料子。半天，康汉林才慢吞吞地说：“我这里的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呀。”这时窿工们忙把带来的两只鸡和两瓶酒小心地放在康汉林的身旁。

又隔了好一阵，康汉林才说了一句：“好吧，就收下当个炮工吧。”

康汉林是只毒蝎子，康泽和明明知道自己的两个当窿工的哥哥就是死在康汉林手上。但是，为了养活年老的母亲，为了生活，康泽和又不得不走上他哥哥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在康汉林管辖的贞吉场里当了炮工。

催命的汽笛在水口山的上空惨叫。康泽和一早就和窿工们来到贞吉场。他一手提着桐油灯，一手拿着几斤重的钢钎锤子，踏着又窄又陡的木梯下到窿底，一抬头，脑壳碰在岩石上，一下起了个血泡。他咬了咬牙，躬着背朝里走去。借着象鬼火一样的桐油灯火，他看到窿工们一个个头上包条旧澡帕，身上一丝不挂，有的趴在又陡又窄的木梯上拖矿砂，有的坐在污水烂泥中拉抽水筒，有的在悬岩陡壁上打炮眼。悬岩上光溜溜的，炮工们在上面没有任何安全设施，似乎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见了这情景，他不禁打了个寒颤——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他硬着头皮爬到垱头，顺手把灯挂在石棱上，却不知从哪下手。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老窿工爬过来，帮他找好炮位，打了个引眼后，低声对他说：“耳朵、眼睛可要管事点啦！听见什么响声，看到什么危险迹象，就要赶快躲开，小心被砸死埋在里面啊。”康泽和感激地“嗯”了一声，拿起锤子，就猛力砸起来。好不容易挨到下工，康泽和与工友们一道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窿外……

第二天，晨光还没透进工棚，康把头就在外面喊叫，催唤大家起来上工。康泽和翻动了一下身子，全身骨头象散了架似的，疼痛难受，两只握钢钎、锤子的手捏都捏不拢来。他咬着

牙支撑着爬起来，把澡帕往下身一围，拖着两条酸痛的腿，无精打采地上工去了。

康泽和在矿窿里熬过了十多个酷暑寒冬，终年劳累，仍不得温饱。直到他二十九岁那年，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东拼西凑了一点钱，才与一个穷人的女儿结了婚。这时，他的母亲早已去世。结婚后，两口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不久，又添了一个孩子，给这对苦难夫妇增加了一点温暖。

月复月，年复年，恶劣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终于使康泽和病倒了。他托人向康把头请假。康把头却不由分说，操起箴片，气势汹汹地直往康泽和家里走来，进屋就骂道：“偷懒装病，那还行！”掀开康泽和的被子就要拖他起床。康泽和的妻子在外面闻声赶来，忙拦着康把头说：“他确实病得厉害，从晚上咳到天亮，口吐黑痰，你就行行好，今天让他请个假吧。”康把头看见年轻的泽和妻，不怀好意地奸笑了一下，说：“不行！不上工，在家陪老婆？！铅锌矿的饭不是好吃的。老实告诉你，今天不上工，罚工三天！”康泽和气得浑身发抖，挣扎着坐起来，指着康把头的鼻子质问道：“康把头，老子跟你当了十几年牛马，如今得了这要死的病，你还不放过，你，你还有良心没有？”一个小小的窿工竟敢责问把头，这还了得？！康把头挥起箴片朝着康泽和就是一阵乱打。泽和妻子忙用身子挡住抵抗。怒骂声、哭喊声传出茅棚外，一下子引来许多工友。大家见康把头如此凶残横暴，都很气愤，纷纷为康泽和抱不平。康把头一见，众怒难犯，连忙退出门外，嘴里一边说：“好，你们等着瞧吧！”

夜深了，低矮的茅草棚里传出一阵阵咳嗽声。躺在床上的

康泽和，想到自己这两天病在床上，家里又揭不开锅了，决定明天还是上工去，妻子劝阻他：“你的病很重，去不得。”他说：“不要紧，我会注意歇气的。”他万万没想到，狠毒的康汉林正算计着要谋害他。

清晨，康泽和喝了碗野菜粥，一步一颤地向矿井走去。只见康把头双手叉腰，口里叼着根香烟，象条狼狗似的站在硐口。康泽和一脚刚踏在木梯上，康把头一把拖住他，冷笑一声：“泽和，这两天养身补体，精神养足了吧？”康泽和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康把头又一把拖住他：“慢点，告诉你，今天你到老砂湖去给我打炮眼，听见了没有？”康泽和一听，心里一楞，一幅悲惨的情景立即闪现在眼前。前个月，七个窿工在把头的威逼下，到老砂湖去打炮眼，松石垮下来，七个人全活埋在里面。窿工们纷纷起来与把头进行斗争，要求封闭老砂湖。康把头在窿工们的压力下，只好答应老砂湖暂不开采。康泽和意识到，今天把头要他到老砂湖去，不是存心要坑害人吗？于是他拿定主意，依旧到每天做工的堵头上去。

不一会儿，康把头来到堵头面，见康泽和正低着头在那里打炮眼，猛地把推倒在地，又是箠片抽打，又是脚踢，嘴里骂道：“好啊，竟敢和老子作对，老子要你的命！”康泽和被打得遍体鳞伤，匍在地上呻吟着。工友们忙围过来，跟康把头说理：

“满爷，那里松石多，去不得啊。”

“前一向老砂湖冒了顶，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不是要他去送死吗？”

一个窿工气愤地说：“我们工人的生命真的比狗还不如？”

“什么？”康把头暴跳起来，“你们还帮他说话，好哇，你们谁个帮他去？今天如果没有人给我到老砂湖去，一律不记工。”说完，扬长而去。

工友们把康泽和从地上扶起来。康泽和恨恨地叹了一口气，心想，今天如果不到老砂湖去，就要连累其他的工友，况且家里还等米下锅啊。他忍了忍心头恨，提着钎锤朝老砂湖走去。

来到老砂湖，他朝四周望了望，找了一个靠近巷道口的地方，提心吊胆地打起炮眼来。病后虚弱的身体，加上挨了毒打，他浑身隐隐作痛，感到头晕目眩，苍白的脸上渗出颗颗豆大的汗珠，费了好大工夫，才打好一个炮眼，正准备抽出钢钎的时候，猛听得顶棚上“咔嚓”作响，呀，要掉松石了！他正要离开，一块几百斤重的松石掉了下来，砸在他的左腿上。他一下子昏死过去了。附近的工友们闻声跑过来，忙搬掉压在他腿上的岩石，只见他的左腿血肉模糊，打断的那一节只有几根筋连着。狠毒的康汉林先是站在一旁暗暗冷笑，后来竟然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这家伙不行了，把他丢到老鸦皂山上去算了。”工友们一听，个个怒火冲顶，拳头捏得咯咯响。康把头见势不妙，慌忙走了。

康泽和被开除了。一个月以后，他的腿腐烂化脓，生了蛆。每天晚上，妻子抱着孩子一边流泪，一边给他洗伤口，捉蛆虫。为了弄点钱糊口和给丈夫治腿，她只好到离家几里路远的一户财主家帮工，清早出门，晚上回来照护丈夫和孩子。一天，她把一天的活做完，财主还逼着她舂米。等舂完米后，已经很晚了。她心里惦记着重病的丈夫和饥饿着的孩子，急急忙忙往家

里赶。突然，从路旁闯出一个人来。她抬头一看，是把头康汉林，便急忙侧身躲开。兽性发作的康汉林，一把将她抱住，拉到路旁。她拚命挣扎、反抗，但因劳累过度，终于没敌过这豺狼野兽……

康泽和见妻子这么晚还没有回来，正焦急不安，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砰”地一声，房门打开，只见妻子披头散发，满脸泪痕站在门前。他连忙问：“怎么？又受财主欺负啦？”妻子呜呜咽咽，一头扑在他身上，颤抖地说：“康汉林他，他不是人。”康泽和意识到妻子受到侮辱，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一拳击在床板上，“这个仇迟早要报！”

已是夜半三更，泽和妻含着眼泪，用草药水给泽和洗完伤口后，又照护泽和睡下。被伤病折磨的康泽和，由于过度的气愤，倒在床上昏昏沉沉。他妻子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灶前，越想越伤心，蓦地站起身来，走到床前，抱起孩子，滴滴泪水落在孩子脸上。她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后，哽咽着说：“儿啊，娘再也不能给你喂奶了，你长大后，要为娘报仇啊！”她亲了亲孩子，放下，又脱了身上的烂衣，轻轻地盖在丈夫的伤腿上，看着丈夫，在心里说：“我今晚就要离开你了，望你保重，好好把孩子带大。”就抽泣着走出了茅屋，一口气跑到康家溪河边……。呜咽的河水，流淌着穷人的深仇大恨！

第二天清晨，孩子的哭声把康泽和惊醒。他一睁眼，见妻子不在，喊了一声没人应，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他支撑着坐起来，一见床头盖着妻子的衣服，知道事情不好，忙喊人帮他寻找妻子。人们从河里捞起了他妻子的尸体，抬到家里。

康泽和一见，心里象万把钢刀在扎，立即晕倒了。工友们好不容易把他叫醒，只听到他嘴里不停地喊道：“要找康汉林算账！要找康汉林算账！要康汉林偿还我一家三条人命哪！”

康泽和流着悲痛的泪水，桩桩辛酸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他父亲被地主折磨死后，母亲把他三兄弟拉扯大。由于生活所迫，大哥康泽志和二哥康泽云，到水口山当了窿工。一天，大哥被康把头逼着去排哑炮，右手炸断了，胸脯也被炸烂，抬回家里，无钱医治，活活痛死了，留下四个小孩，两个女孩就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两个男孩沿门乞食，四处流浪，下落不明。不久，二哥又被垮下来的松石砸断了脊椎骨，瘫在床上，不到半个月就死了。今天，又是康汉林逼死了自己的妻子。这血海深仇何时能报？我们穷人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啊？

妻子死后，孩子断了奶，没几天，黑暗的旧世道又吞噬了这幼小的生命。

无情的打击一个个袭来，然而康泽和这时想的不是死，而是要活下去，他在等待着穷人诉苦伸冤的一天！但是，他的伤口越来越恶化，连续发高烧，全身抽筋，昏迷不醒，来看望他的工友们都暗暗着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奄奄一息的康泽和躺在床上，微弱地呻吟着。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两手颤抖着撑起上身，使尽全身力气，一头朝墙上撞去……他不愿意死，但终于还是用死的办法对旧社会提出了穷人的控诉！

此时，风狂雨暴，电闪雷鸣，天空象罩了个大黑锅。惊雷啊，炸碎这黑暗的旧世界；闪电啊，烧毁这万恶的人间地狱吧！

打 红 饷

一九一七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水口山雨雾迷濛，天昏地暗。许多茅棚里已经断了炊烟。这里，那里，不时传来女人和孩子的哭声。坡上，坡下，一个个衣着褴褛，面黄肌瘦的窿工，挎着破篮，蹲在地上拔野菜……

这一年，水口山痢疾流行。贫病交迫，死亡在威胁着不少的工人。

茅棚区靠西头的一间破屋内，床上躺着正在呻吟的工人刘远生。他拉了一个月的痢，断炊又已三天了。疾病和贫困把他折磨得骨瘦如柴。他两手撑起身子，想找碗水喝，可几次都撑不起来。他叹了一口气，抚摸着脚头饿得哭不出声了的孩子，想到在局长家起早摸黑做女工的老婆，绝望的念头不禁从心中升起。他从床头抓起一根绳子，就往脖子上套去。正在这时，“呀——”地一声门响，走进一个手提布袋的人来。这人生得武高武大，两道浓眉，一股英气。他就是工人称为主心骨的机械科工人杨益生。

杨益生连忙扯下绳子，责怪刘远生说：“你怎么老往绝路上想啊！”说完便从旧布袋里抓了几把米放到锅里，走到灶前升起火来。

“哎——”，刘远生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益生哥，你

自己的日子也很艰难啊！”

确实，杨益生家里也揭不开锅了，老婆又在拉痢疾。今天早晨，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床破棉被换了三升米，见远生家断炊几天了，便送了一些来。时世虽然这么艰难，但他总是乐观坚定，他对远生说：“人不死，粮不断。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时，远生声气微弱，断断续续地问他：“益生，今年这红饷怎么还没有音信？这里面有鬼啊！”杨益生点了点头说：“我也这么想。要嫂子在局里多留点神。等你病好点了，大伙再合计合计。”正说着，在局长周维容家做女工的远生嫂跑进来了。她听了杨益生的话，马上说道：“上头的款早发下来了，只是又被局长、师爷们吞了。讨的讨小老婆，买的买田土，开的开铺面，早就花光了！”

原来，这两天，师爷们直往局长家里跑。昨晚上，采矿科、选矿科和运输科的几个师爷还在局长家争吵起来，远生嫂隐约听到几句，好象是讲什么东西没有分匀。她想起今年的红饷连没听到讲，觉得里面有鬼：“工人的血汗钱又被这伙吸血鬼吞掉了！”她恨不过，借口回家看丈夫，特意来报告这个消息。

杨益生一听，肺都气炸了，嘴里迸出两个字：“好哇！”

杨益生胆大不怕死，好打不平，为人慷慨，在阶级兄弟困难的时候，经常解囊相助，在工人中威望很高，局长、师爷都怕他几分。

现在，他怒气冲天，匆匆地往他的好友、同科工人王芳才家奔去，心里暗暗地发誓：“不打下这笔红饷，我杨益生不是人养的！”

这红饷是怎么回事？原来水口山铅锌矿每年赚钱不少，而矿工收入却很低，伪省政府为了笼络人心，每年从总收入中抽出很少部分按“工七职三”分给矿工和职员。这钱就叫红饷。可历年红饷一下来，就变成了“工三职七”，到后来，工人的这三份也被局长、师爷们吞了。这一年矿砂出的特别多，按理，矿工的红饷也应该多。那晓得，局长周维容与几个心腹师爷一商量，便把这笔款瓜分了。杨益生一路找了几个“闯祸不怕灾大”的工人到王芳才家，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大家气得咬牙切齿，齐声吼道：“打！”

这一天的后半夜，月亮快要下山了，江村坳山窝里的大蜡树下聚集了两百多名矿工。月光下，杨益生一手叉腰，一手提着一只雄鸡，站在一方大石头上。王芳才捧着一只坛子站在他的旁边。当杨益生把局长师爷私吞红饷，穷奢极欲的事一说，人群中马上响起了一片怒骂声。

这时，一条黑影闪进了人群。杨益生没有发现，他挥了挥手，大声地问道：“工友们！这是我们的血汗钱，活命钱，我们能不要吗？”

“要！”两百多矿工齐声怒吼，撼山震地！

“嚓”地一声，杨益生斩断鸡头，殷红的鸡血流进坛子。他接过坛子，举过头顶，领头发誓：“我等为求活命，捆成把子，大闹红饷，即使尖刀剐心，血染矿山，决不反悔。青天在上，血酒为证。”说完，捧着坛子，“咕嘟”一口，然后抹了抹嘴说：“不怕死的都来喝它！”只见酒坛从这个手里很快地传到那个手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上工的汽笛凄厉地叫着。杨益生、王芳才等领了几个工人昂首挺胸地出发了。他们后面跟着两千多手操炮鏊、木棒、铁锤的工人，一下把个矿局围得水泄不通。杨益生一马当先，带头冲进矿局办公室。可是，局长周维容却不见了。

原来，周维容得到密探的报告，知道杨益生要发动打红饷了，便溜到了矿警队，留下一个文书应付局面。

杨益生带着工人闯进了矿局，不见周维容，便问道：“周局长那里去了？”

文书连忙回答说：“有件紧要公务，适才外出了！”

“工人的红饷呢？”杨益生追问。

“红饷嘛，还没发啰！”

“混帐，你当我们不知道？红饷早给你们吞了！”杨益生一拳插在桌子上，“嘭”地一声震得房子嗡嗡响。

文书打了个寒颤，但想到有局长撑腰，又神气起来，吼道：“姓杨的，你屡次带头闹事，你还懂点矿规国法不？！”

杨益生正要发作，只见一个小伙子喊着冲了进来：“不好了！远生哥被把头逼着下窿，摔死啦！”

又是一条人命！这消息象雷击火燎一样烧着杨益生的心。只见他冲到文书跟前大声吼道：“不顾矿工死活，草菅人命，这就是你们的矿规，你们的国法！”

正在这时，警报响了。矿警队鲍队长带领二十多个矿警赶来了。他们见杨益生等已冲进了矿局，便“咔嚓”一声，将汉阳造推上了子弹，并架起了机关枪。鲍队长挥动着盒子枪，咆哮着：“三分钟之内解散，否则格杀勿论！”

矿工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一时有些慌乱。杨益生横抱着工人们抬来的刘远生的尸体，立在矿局门口台阶上，镇定而有力地说：“工友们，他们手里有汉阳造，我们手里也有打狗棍。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拚了这一百多斤，为刘远生报仇！”

“为刘远生报仇！”怒吼声似山洪暴发。

“砰！”一个矿警开了一枪。矿工们被激怒了。

“打！缴了他娘的吹火筒！”杨益生一声令下，矿工们蜂拥而上。鲍队长急忙命令“开——”，“枪”字还没有出口，已被王芳才一炮轰打翻，旁边的工人飞快地缴下他的盒子枪。平日受尽欺压的矿工们，此时千仇万恨都凝聚在拳头上。一顿痛打，鲍队长早已被打得七窍出血，昏死在地上。其余矿警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了。

在杨益生、王芳才的指挥下，矿工们勇气倍增，趁势涌进周维容的家里和师爷们的公寓，砸烂门窗和家具，撕碎绣花被子，闹了个鸡飞狗跳。周维容的老婆吓得钻进床底，哇哇直叫。

全矿罢工持续了两天。周维容惊恐万状，害怕事态扩大，不好收场，又怕窿内涨水，丢掉自己的金边饭碗，只好一方面硬着头皮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发给每人六块光洋做红饷；另一方面电告省长、军阀赵恒惕。

几天之后，一连反动武装开到水口山。周维容象输红了眼的赌徒，疯狂地向工人反扑过来。

这次“打红饷”虽然被镇压下去，最后遭到了失败，但是矿工们在这次自发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则是任何反动派永远也镇压不了的！

怒 砸 油 米 处

一九一九年端午节，几十个衣着破烂，拿着局票，搭着布袋，挽着米箩的工人围在“水口山油米处”的门前，焦急地等待着那扇木板门早些打开。来得早的人把脚都站痛了，可那扇门还是关得死死的。这个说：“这时还不开门，今天又得饿着肚子进窿了！”那个说：“这日子真不是穷人过的呀！我们在这蹲冷墙根，可他们还在睡热被窝。”

人们在议论着，叹息着，怒骂着。

这时，人堆里一个粗壮的中年汉子，挤到木板门前，举起铁锤般的拳头，把门擂得“咚咚”直响。

这人是炮工李十八。他有一个“炮筒子”脾气，一点火就炸。

李十八见擂不开门，口里骂道：“这狗娘养的，庙门还不开，老子就要砸啦！”

且说这油米处的老板叫康香艾，四十多岁，长着一双牛眼睛，有一身牛力气，所以工人们都叫他“康水牯”。康水牯二十多岁就开始吃赌博饭，三十多岁当上了矿上的脚伕头，因压榨工人有“功”，得到了矿局的赏识，让他当了油米处的老板。他当上老板后，请了个量米“技师”，靠着一个量米斗，加上敲榨勒索，只几年光景，就在松柏镇砌了一栋青砖大瓦屋，开了一

个绸缎铺；在水口山开了一个南货店；在衡阳、常宁两县沿湘江边买了三百多亩水田，成了远近闻名的“阔佬”。

在人们焦急盼望中，“吱呀”一声，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开了门，转身朝左侧的米仓走去。李十八见这小伙子是一个月前被康水牯雇来帮工的近邻运侏子，就想进门去问问情况，却被周高堂挡住了。周高堂右手端着一把白铜烟壶，左手提着一个斗，走到柜台边轻轻地把斗放在柜台下，然后直起身子，伸了个懒腰。这家伙就是油米处的二老板兼量米“技师”，因为会耍升弄斗，会出“鬼点子”，所以人们叫他“周鬼点”。

运侏子把米仓打开，成群的米虫咬着尾巴飞了出来，一股令人作呕的霉气，直扑人们的鼻子。运侏子端了一笼箕米过来，黑色的“铁牯牛”在米里面钻来钻去，这时周鬼点便放下手里的烟壶，从柜台下取出斗来放在斗台上，再从第一个人手中接过局票，拖着长声唱道：“工——米——一——斗——。”运侏子向斗里倒米，由周鬼点负责量好，然后倒在领米人的米箩里，再接过第二个人的局票……。

人们把米端出来，叫道：“哎呀，这米怎么能吃啰，尽是砂子，又霉又湿……”

李十八本来在前头，看到别人比他更焦急，就让人家先买，让来让去，让到了最后一个。他刚站定，邻居刘奶奶也来领米，他又扶着她站在自己的前面。刘奶奶把局票递给周鬼点，站在柜台边。只见周鬼点眼睛一溜，两手扣着斗的耳环，中指套住了什么，轻轻一提，再用木刮子一刮，斗里的米现出了一个圆窝。刘奶奶看得清清楚楚，急忙嚷道：“周师傅，没量满哪。”

周鬼点一听刘奶奶叫嚷，便恶声恶气地骂道：“你老瞎跟啦，想放赖么？怕你吃了不得好死呢！”

李十八听到这骂声，炮筒子又炸开了，冲上前去，指着周鬼点的鼻子喝道：“周鬼点，你不要欺人太甚！”

周鬼点后退一步，跃上斗台，双手叉腰，指着李十八吼叫：“李十八，你不要狗咬老鼠多管闲事。”李十八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一纵身从柜台上跳过去，逼近周鬼点。这时，康水牯闻声走了出来，故作惊讶地说：“李兄弟，什么事值得这般动肝火呀？”又把脸转过来对周高堂训斥道：“还不快量米，让各位兄弟回去过节？”

李十八“呸”地吐了一口唾沫，跳出了柜台。

刘奶奶背着这一斗绿霉米回到家里，还了为儿媳妇抓药借的四升，又还了上个月借吴大哥、彭嫂子的各一升。她算计着还应剩下四升米，心想扯点野菜掺和着挨过这十天。但她把剩下的米一量，却只有三升了。她看着这点米，望着病在床上的媳妇，抱着皮包骨头的小孙子，禁不住痛哭起来。

正在外边劈柴的李十八，听到刘奶奶的哭声，忙进屋问道：“刘奶奶，什么事呀？”

“一斗米就少了一升。”刘奶奶哭着答道。

李十八过细一想：米虽没有量平，但也不至于少这么多呀。难道是斗里有问题？正自疑惑时，小帮工运侏子进来了，听他一问，马上接着说：“对呀！斗里是有问题，每次量完米，周鬼点总是叫我关仓上板，收东捡西，可就是不让我拿斗，总是由他自己拿了锁到柜子里。”李十八叫运侏子把斗拿出来看一看。

运侏子说：“那得要想个法子。”两人低声商量了一会，就分头走了。

第二天清早，油米处的大门象往常一样，紧闭着，领米的穷苦人越来越多，这当中有炮工李十八，有拖砂工刘大汉，还有老鸦皂的牛猛子，半边街的赵铁它等。

开门了，领米的一个接着一个，快要轮到刘大汉的时候，牛猛子挤到柜台边，把一袋烟递给周鬼点，说道：“周先生，抽袋烟。”周鬼点翻了翻眼皮，接过来就抽。这时，运侏子端着一簸箕霉米从仓里走出来，“叭”的一响，跌了一跤，米泼了一地，把斗也碰翻了。他从斗台上滚下来，赶快跪在地上，假装求饶。周鬼点一愣，脸色一变，快步赶过去，慌忙把斗倒过来，骂道：“你瞎了眼啦！”说着，拿起烟壶就要打人。这时，李十八、牛猛子、赵铁它、刘大汉等人从柜台边一齐跳了进去。牛猛子一把扭住周鬼点说：“周先生，别生气，小孩子做事不老练，来，来，来，我们给你帮帮忙。”李十八一把夺过斗桶。周鬼点慌了，朝李十八扑去，大声嚷叫着：“货房重地，擅自闯入，成何体统，快给我滚出去！”正在里屋清点光洋的康水牯听到吵骂声，慌忙奔了出来，吼道：“什么事？什么事！”刘大汉走上前去，连忙拦住：“什么事？周先生无故打人！”周鬼点一见康水牯出来，慌忙指着李十八，一迭连声嚷着：“他抢……抢斗了。”康水牯一见斗到了李十八手里，鼓起一双牛眼大叫道：“李十八，你放清白点，快把斗放下，要不矿警队的皮鞭是不认人的。”李十八见周鬼点和康水牯急得那个样子，更觉可疑，他跳上柜台，把斗耳里的拉手一拉，那斗的底就升了上来。啊，活斗底！李十八大声喊：

“康水牯，你好狠毒！”康水牯还想上去夺斗，李十八一脚飞来，踢得他跌在门角里。李十八拿着斗面向门外买米的群众说：“工友们，我们每天拼命给局长、师爷们打炮眼、拖砂子，而得的是掺砂发水的绿霉米，就是这样的绿霉米，也没有给个足数！他们用这个斗吞吃了我们穷人多少血汗啊！大家说，这个斗该不该砸？”

“该砸！”

“坑人的油米处该不该砸？”

“该砸！”

只见李十八举起那吃人的血斗，“叭”地一声，砸在地上，变成四页八块。顿时，棍棒齐飞、喊声震天：

“打！”

“打死周鬼点！”

“打死康水牯！”

“砸烂油米处！”

人们一涌而上，有的砸柜台，有的砸门窗，有的砸米仓。油米处被砸得稀巴烂！

但是，不几天，油米处换了个招牌，又开张了，而且盘剥得更厉害。同时，反动的矿局对工人的自发斗争，采取了更加残酷的镇压手段。那时，工人们还不明白，要怎样才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他们哼着一首歌谣，来表露他们的哀愁与愿望：

水口山来山连山，

进矿如进鬼门关。

矿工世代如牛马，

鞭打刑罰苦難當。
剝削重重血淚盡，
得病开除坐牢房。
黑夜茫茫盼天亮，
勞工何日見太陽？

盼望领路人

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一天傍晚，水口山铅锌矿茅棚区的小路上，走来一位青年工人。他，中等个头，椭圆脸庞，明亮的眼睛，神色沉着而坚定，腰间别着一把钳子，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铅笔和一卷钢皮尺。他就是机械科的钳工刘东生（即刘东轩）。

刘东生是衡山白果人，在他六岁那年，白果地区遇上特大洪水，田地颗粒无收，他跟着父母流浪他乡，吃尽了苦头。后来父母为了东生一代能过上好日子，豁着命干，让东生进了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刘东生对旧教育制度极为不满，加上生活所迫，毅然离开学校到水口山当了钳工。他做事胆大，有主见，常带领工人们与反动矿局斗，受到工人们的爱戴。

这时，刘东生正向家里走去，还没有进屋就听到一阵笑声，心里好生奇怪。

东生的妻子正忙着做饭，见丈夫下班回来了，赶忙说道：“东生，你看，谁来了？”

东生一看，火塘边坐着一位客人，先是一怔，随即便惊喜地叫了起来：

“岳叔！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说完，拖过一条板凳在客人前面坐了下来，接过妻子送来的一盆水洗着手。只听得岳叔笑嘻嘻地说道：“秋高气爽，你说是什么风嘛！”

“那自然是秋风了。”东生装了一锅旱烟递给他岳叔。

“不对！叔叔可是一阵春风吹来的。”妻子说着，不禁放声笑了起来。东生见妻子今天这般高兴，感到十分意外，回过头来打量岳叔。见岳叔一色崭新的青布衣服，微胖的脸上泛着红光，那掩饰不住的满心喜悦，使人显得年轻多了。岳叔见东生这样打量自己，更是笑眯了眼：“怎么样！变了吧？”东生一边点头，一边心里诧异：“真变样了！”

“东生，岳叔他们翻身了！”妻子捉摸着丈夫心思，很快就揭开了谜底。

“翻身了？！”一向沉着、说话嗓门不高的东生，这时几乎叫了起来。

“真的，是翻身了。”岳叔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九月十四日我们安源路矿工人，在毛润芝先生的领导下，举行了一万七千多人的大罢工，取得了大胜利……”

“毛润芝？他今年夏天还到过我们这里，跟我们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就是他么？”刘东生问。

“对！就是他！”

岳叔越讲越高兴，刘东生越听越入神。

安源来客的消息象长了翅膀，在水口山飞快地传开了。工友们奔走相告，纷纷赶来探望客人，听客人讲述这桩扬眉吐气的大事。

“……我们罢工了，反动派吓得要死，马上调来了军队，工人们哪里怕这些狗娘养的，高喊着‘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直往前冲。我们占领了井口，占领了锅炉房，在井口塞

满了干柴，在锅炉房装上了炸药，连矿警司令部也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如果反动派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把矿井淹掉，锅炉房炸掉！反动派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我们的条件……”人们屏心静气地听着，浑身的热血在沸腾。

安源来客继续说道：“罢工胜利后，毛润芝先生又组织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工人俱乐部，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痛苦……”

“什么‘俱乐部’？”工人们惊奇地问。

客人从腰间摸出一个小布包来，刘东生双手接过，一连揭开三四层，露出一个火红的袖标，上面端端正正地印着“工人纠察队”五个金光闪闪的仿宋字。客人跟大家讲解着什么叫工人俱乐部，俱乐部又怎样成立工人纠察队保护工人的利益。工人们一个个凑拢来把那可爱的袖标，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红光映红了每一个人的面孔，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灵。这些受尽欺压、受尽剥削的穷苦工人，象久旱的禾苗盼来了喜雨，象饥饿的婴儿吮到了奶汁。他们多么希望水口山也有这么一天啊！

岳叔看到这场面，感到水口山矿和安源一样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于是关心地问道：“东生，你们这里怎么样？”

“我们早就干开了！”有个工人激愤地说。他机警地看了看屋内，见没有外人，又补上一句：

“今天早晨，东生哥还领着我们干了一场呢！”接着，他就把早晨的事情向安源来客说开了：

“天还没亮，夜色朦胧，刁把头就拉响了上工的汽笛，气势汹汹地催工人下井。一个有病的工人动作慢了一点，刁把头就

举起竹片死劲打来。这时，东生奔去一把抓住了把头的竹片，没等刁把头看清是谁，东生已拉下腰间的澡帕，一下蒙住刁把头的脑壳，随即又左缠右缠，把这个小猴头连鼻子带眼睛缠得严严实实。旁边的工人一涌而上，一根绳子反剪了他的双手，一块烂布塞住了他的嘴，一顿冷拳揍得他躺倒在地。刁把头痛得叫也叫不得，哭也哭不出，象个碌碁在隘口打滚。把上早班的工人笑痛了肚子。刁性十足的猴头苦苦地找了一天，就是找不到是谁领头揍他的。”

“干得好！东生。”岳叔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

工人们坐在一起高兴地谈论着。他们还想知道更多一些安源的情况，又把岳叔围了起来。

突然，刘东生瞥见窗口闪过一个黑影，他马上警觉起来，刚好这时机械科工人陈梅生来问他原定的晚上“打猎”是不是要改期，他灵机一动，提高嗓音回答：“不改期，告诉大家，马上向龙王山进发！”接着便和岳叔耳语了几句，低声向工人们交待了一番，转到门后，取下猎枪匆匆地出了门，工人们也纷纷跟着走了。

龙王山在水口山西南边四五里，古树参天，人烟稀少，野兽成群，大小山峰不知好多个，中间有一条两里路长的峡谷。峡谷两边怪石突起，乱草丛生。约莫半夜时分，峡谷里出现一群“打猎”的人。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这里转转，那里蹲蹲，最后来到了一块大石头背后，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一个人说：“今晚月亮太明，野物都没出来。”没有人答腔，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打野物不是今晚的目的。

“哟，你们看！”这是刘东生的声音，只见他手指处，有个什么东西，在离他们百十步外的荆棘丛里蠕动，因为棘丛刚好在背荫处，看不太清。刘东生向旁边的陈梅生呶了呶嘴，两个工人悄悄从大石头后围了过去。这里，刘东生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把岳叔跟他讲的，他理解到的最重要的话告诉工人们。

“工友们，劳工是整个社会的台柱子，这话说得多么好啊！”大家一听，又是新词儿，急忙问：

“东生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毛润芝先生说的，就是讲我们劳工是很有力量的人，是支撑一个国家社会的柱子。”刘东生回答说。

“是啊！这话说得对，我们工人这么多……”工人们议论着。接着，刘东生又跟大家讲了不少新鲜东西。

再说在刘东生窗口闪过的那个黑影，正是早晨被打的刁猴头。他名叫刁贵财，长得象个瘦猴子。他被打了之后，一肚子火不知往哪发，只得向代理局长黄熙龄去诉苦。黄熙龄告诉他揍他的领头人可能又是刘东生，叫他注意刘东生的动静，设法除掉这个经常聚众闹事的祸根。晚上，刁猴头在刘东生的窗下，听到刘东生等要上山打猎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似乎姓刘的生命就捏在自己的手里了。他带上利刃，暗暗地跟上山来，见刘东生等停在一块大石头背后，又穿荆钻棘地靠了过去。

却说刘东生布置的那两个“猎人”从石头后绕过去不远，就发现了刁猴头，便向开会的地方扔去一个小石子，然后一左一右地向刁猴头身旁摸去。

正在讲话的刘东生见飞来小石子，知道确有情况，便放大

声音，有声有色地讲起《水浒》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来。当讲到武松对准大虫，用劲抡起哨棒时，顺势从旁边拖过一柄虎叉，抡起叉把，对着左坡那丛摇动着的棘丛掷去，只听得棘丛中“哎哟！”一声，刘东生走近前去，从里面拖出个人来，一看，便笑着说：“我原以为打着了一只老虎，没想到打着你这个猴头！”

“刁把头，老实招来，深更半夜，到这里干什么！”“猎人”们审问刁猴头。

刘东生一把提起刁猴头的衣领。刁猴头吓得两脚直发抖，说：“是，是黄科长叫我注意你们的动静。东生兄弟，饶……饶了我吧。”

“饶你不难，可你今后得放清白点，没事找事，找上门来，那就莫怪我们不客气！”刁猴头这才舒了口长气，一连给大家鞠了几个躬，才由两个工人“护送”下了山。

会议继续进行，刘东生比比划划，把安源罢工，成立俱乐部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当讨论到水口山如何行动时，大家又发起愁来。停了一阵，刘东生说：“安源老大哥是在毛润芝先生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到安源找毛润芝先生去！”

“是啊！我们不能象以前那样蛮干了，要有引路的才行。东生，上安源去请毛先生给我们领路吧！”大伙赞同着。一桩大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三天后的一个黎明，松柏河水波荡漾，伫立在岸边的工人，候来了衡阳班的小火轮。刘东生肩负着水口山三千多工人的重托，就要上安源见毛润芝先生了。此时，他激动得满脸通红，摸摸腰围，又摸摸肩上的包袱，那里面有工人凑合起来给他做

路费的三十元钱和妻子夜里赶做的一套新衣。回想起水口山工人近几年来几次自发斗争的失败，想起那些在斗争中死难的工人弟兄，刘东生更感到责任重大，他的眼睛湿润了，再次握过工人们粗壮而温暖的手，踏上了跳板。

“呜——”汽轮开动了！送行的工人还站在河边，他们的心也随着刘东生飞向毛润芝先生的身边。

成立俱乐部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康汉柳饭店气氛与以往大不相同。屋内的两盏桐油灯照着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庞。十三个工人不时地望望坐在一边的两个陌生人，高兴地交谈着。老工人康大雷笑盈盈地忙着给这个倒茶，给那个装烟。刘东生穿一身崭新的衣裳，容光焕发。只见他站起来对大伙说：“工友们，我这次上安源，到长沙见了毛润芝先生，毛先生对我们水口山的工人很关心，作了很多指示，还给我们派来了两个带头人。”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刘东生指着那两个陌生人说：“他们就是毛先生亲自派来的安源老大哥蒋先云先生和谢怀德师傅。”一阵更加热烈的掌声。“今晚我们要一起研究成立俱乐部的大事了！现在请蒋先生讲话。”

蒋先云微笑着站了起来。他约莫二十余岁，高挑的身材，穿一件灰布长衫，白净的瓜子脸，秀秀气气，眼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全身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他是衡阳革命团体“心社”创始人之一，是毛泽东同志在衡阳发展的优秀共产党员，最早接受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指导，曾被称为“衡阳学生界之曙光”。今年五月，他受毛泽东同志派遣，前往安源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工人俱乐部成立，他被选为负责人之一。这次又被派遣来到水口山，组织成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工人运

动。在安源，他早就听到水口山反动矿局放出的“安源有人来此，一经拿获，就地正法”的风声，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和谢怀德一起如期赶到了这里。

“工友们，”蒋先云开始讲话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润芝先生说，在湘南，水口山工人最多，受苦最深，应该组织起来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为工人自己争得权益。如今我们成立工人俱乐部，就是组织起来的第一步。俱乐部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团体。有了团体，就象有了靠山；有了靠山，大伙就再也不用去龙王山求神拜佛了。”大家高兴地互相望了望，听他继续往下讲：

“现在，中国工人开始觉醒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领导我们革命；洋人、资本家的寿命不会太长了。一个象苏俄那样的新中国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到那个时候，嘿，我们就是这天下的主人啦。”

短短一席话，把大伙说得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康师傅把烟斗往腰带上一插，狠狠地搓了搓双手说：“蒋先生，你们就领着我们干吧！”

“好哇！”蒋先云兴奋地点了点头。这时，旁边的谢怀德师傅发言了。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结实的身板透出虎虎生气。只见他放下茶碗，站了起来，亮出拳头说：

“现在紧要的问题就是捆紧把子。一个指头扳得脱，捏成拳头就有力量，就能打人了！”谢怀德是安源罢工斗争中的一员猛将，素有“猛子”之称。听到他这一讲，大家的拳头也不约而同捏得铁紧。

“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串连发动，明天起，
报名登记，参加俱乐部！”

刘东生宣布散会后，蒋先云拉着他坐了下来，指指谢怀德说：“东生，我们三个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作为领导。我公开身份是教书先生。明天开始登记后，要注意矿局的动静，有必要，我们还得到矿局去走一趟。”

“好。”刘东生说。他想起蒋先云他们来矿山前矿局放出的风声，接着说：“那班王八蛋很毒，是要提防点。”

“不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蒋先云要谢怀德也坐下来，听他讲一段故事。

那是一个月前，省城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罢工了。工人们一队接一队地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要求反动当局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可是当局就是不予理会。正在相持不下，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带头进入省政务厅，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同反动官僚进行了长时间的说理斗争，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啊！他不就是毛润芝先生吗？”刘东生问。他在安源曾听说过这件事。

“是啊！干革命就得学他那样，要有勇有谋呀！”蒋先云说。

“毛先生，真了不起！”刘东生眼睛里闪烁着无限钦佩、爱戴的神情。

第二天黎明，康汉柳饭店门前贴出了一张醒目的红纸条幅，上面写着几个遒劲的大字：湖南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处。檐柱旁的方桌边，已经围了好几圈人。门外的田塍上，火车路

上，前来报名参加俱乐部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兴奋地说：

“成立了俱乐部，劳工成了社会的台柱子，今后，有我们工人说话的权力啦！”

“是呀！你看我们这个‘工’字，上面是天，下面是地，我们就是要顶天立地，作根顶天柱子呀！”

这天夜里，蒋先云和谢怀德、刘东生坐在康汉柳饭店门前，清点了一天来报名的人数，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对劲，再有一天，报名就可结束了。”刘东生兴奋得直拍大腿。

“是啊，这里也象安源一样，火一点就燃了！”谢怀德也高兴地说。

蒋先云接着说：“我们赶快起草俱乐部的章程，让毛润芝先生早日听到我们胜利的消息。”

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工作，发展得异常迅速。二十三日，继组织临时干事会选出刘东生等为主要负责人后，又召开了临时代表会。

不到两天。三千多名工人全部报名参加了俱乐部。这个消息象一柄钢刀，插进了矿局和师爷们的心脏。

这天早晨，局长赵铭鼎的老婆译号叫桂沙精的板起一副苍白的面孔，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一个月前，赵铭鼎跑到长沙公馆里补养身子去了，扔下一摊子矿务叫总务科长黄熙龄代管。黄熙龄虽然竭尽犬马之劳，做事也还顺从主子心意，但桂沙精仍然不放心，特别是听说“窿古佬”要搞俱乐部，她虽然不懂得“俱乐部”是什么，总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因此更加焦急，便赶紧吩咐家丁去把黄熙龄和几个师爷叫来，共谋对策。

不一会，黄熙龄和几个师爷来到矿局议事厅里。黄熙龄看了桂沙精一眼，开口说道：

“近来抱团结体之风弥及全国，本矿‘窿古佬’亦受蛊惑，俱乐部成立在即。太太忧虑及此，请诸位共商对策。那位先献良计？”说罢半躺在太师椅上，静候他人讲话。

师爷们面面相觑，半晌没人吭声。屋子里只有烟雾迷漫。

过了一会，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憋不住气了，依着性子发作起来：“依愚某之见，只有切掉几个脑袋，他们才会知道一点厉害。”这家伙是矿警队赵队长。他刚说完，坐在黄熙龄对面的两个师爷连忙附和：“赵队长说的极是。不动武力，恐难煞住这股风呀。”

“不，”黄熙龄慢条斯理地说开了：“如今工潮四起，天下不宁，我矿虽地处僻壤，眼下也被潮流激荡，此时倘用刀兵，势必逼人上梁山。请诸位再行计议一个万全之策。”

赵队长听了，脸上象被黄蜂螫了一般，很不自在。那两位师爷扭转脑袋，交换着眼色。其中一个探问道：

“黄科长的意思是——”

“待之以礼，施之以利，久而久之，不攻自破。诸位以为如何？”黄熙龄自鸣得意地说。

一听说要迁就“窿古佬”，还要“施之以利”，师爷们都不答应。意见相持不下。

这时，桂沙精娇声怪气地说：“诸位师爷，依我妇人之见，窿古佬的崛起，盖由于安源来人的唆使，只要将他们赶走，风浪自然平息。”

“太太高见，太太高见。”赵队长和其它几个师爷齐声叫好。黄熙龄也变过脸色，赞成起来。

“老弟今晚就带几个弟兄去把那姓蒋的抓来。”赵队长讨好地说。

“不！”桂沙精喝了一声，“我要亲自请他们上门，先礼后——”

忽然，“砰！”地一声，蒋先云和刘东生冲开大门，走进了议事厅。

原来，工人们已经探知，许多师爷都到局里去了。蒋先云估计他们是策划对付工人的阴谋，便和谢怀德、刘东生商量，决定来个先发制人。这时，刘东生望着他们那副丑态轻蔑地笑了笑，指着蒋先云介绍说：“这是省里来的蒋先云先生。”黄熙龄连忙点头哈腰地说道：“久仰！久仰！请坐……”

蒋先云从容地坐了下来，开口说道：“在坐各位乃通晓时事之人，现今全国各地工农崛起，共谋生存福利，其势如江海怒涛，不可阻挡。古人有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想各位都愿当俊杰吧！”

桂沙精们不知蒋先云要干什么，都不吭声。蒋先云接着说道：“我们受托于安源几万工人兄弟，前来这里参观矿务并协办工人俱乐部，想来各位一定会支持的。我们新到此地，有事还请贵局多加关照。”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黄熙龄不住地点头。

“今天我们是代表水口山三千工人来找你们。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成立俱乐部，届时请你们光临指教。”刘东生趁机将了

一军。

黄熙龄皮笑肉不笑答道：“这个好说，这个以后再说……。”

……蒋先云和刘东生离开后，师爷们却还愣愣地坐在会议室里，不知所措。

二十五日晚上，蒋先云、谢怀德召集了各科工人代表分析情况，知道矿局慑于形势，不敢妄动。于是检查了准备工作，决定向全矿工人发出召开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通知。

二十六日早晨，人们起床一看，矿山四处贴满了俱乐部筹备处的传单和布告。传单说：“一个人的力量很小，大众的力量无穷，我们已经觉悟了，醒来了！我们现今组织一个湖南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宗旨是联络感情，互相帮助，共谋幸福。我们这个团体是何等正大，何等要紧！今定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康家戏台前坪开成立大会，我们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我们这个团体好好来维持，好好来进行罢！工友们呀，快来！快快来！”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天终于来到了。康家戏台屋顶的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放亮，翘角屋檐下挂着一幅横额，上书“湖南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三千多名工人手执写有“劳工神圣”“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纸制三角旗陆续来到会场。

上午十二点正，大会正式开始。刘东生穿着那套上安源见毛润芝先生时做的新衣，走上主席台大声宣布：

“亲爱的工友们，湖南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现在正式成立了！成立的宗旨就是减除剥削压迫的痛苦，增进工人生活的幸福。这俱乐部今后就是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自己的靠山了！”

顿时，会场内外，鼓乐大作，鞭炮轰鸣，口号震天……。

接着，蒋先云撩起长衫，飞步上台，代表安源数万工友向大会表示祝贺。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水口山的工人弟兄们，我们成天成夜不要命的工作，我们觉得快活吗？我们家里的粮米油盐不够吃，父母妻子难养活，我们感到幸福吗？唉，再比我们苦的没有了，还说什么快活？！再比我们穷的没有了，还说什么幸福？！工友弟兄们，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境地呢！”

台下鸦雀无声。

蒋先云继续说：“工友们，我们再看看，现今学界有教育会，有学生联合会，农界有农会，商界有商会，政界有政界的会，没有那一界没有会的。就是我们工界，近两年来，各铁路，各矿山，也有工会，有俱乐部了。他们组织团体无非是联络感情，增进幸福，求工农的生存哪！我们水口山的几千工人，今天在这里开会，成立俱乐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团结的发端啊！”

“工友们，现在，‘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口号，‘社会革命’的呼声，已随着轮船火车的汽笛传遍世界了！我们劳苦工农就是要抱成团，结成把，协力同心，努力奋斗，才能毁灭这不平的社会，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劳农俄罗斯，已经开始工作了，土地归农人所有，工厂归工人所有，这个岁月，在我们中国一定要到来！”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工人代表康大雷登上主席台，他说：“工友们，过去我们唱

道，‘黑夜茫茫盼天亮，劳工何日见太阳’，今天，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了，我们工人见到了太阳啦！”

康大雷刚说完，衡阳三师来的学生又奏起了乐曲。谢怀德捋了捋衣袖，露出粗壮的胳膊。这个铁匠的后代，声音象炸雷。他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工人万岁！”

“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一句句口号，象一声声春雷，震撼了沉睡的大地，绽开了革命的心花！

劳工神圣

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成立后，随即派出代表向矿局提出了四条要求：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二、津贴俱乐部各种费用；三、增加工资；四、均分红奖。要矿局答复。代理局长黄熙龄推说局长不在家，不予理睬，激起了工人们极大的愤慨，再次限定时间要矿局答复。至此，黄熙龄又指使几个师爷以私人名义给俱乐部写信，说什么“条件提得合理，一定要解决，但要等局长手谕。”妄图用缓兵之计，挫伤工人的锐气。俱乐部见矿局故意拖延，便由四条要求加到十八条，准备举行罢工。毛泽东同志批准了罢工计划并亲自作了部署。

震动全国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于十二月五日凌晨爆发了。

罢工那天，矿区汽笛不鸣，机器不响；墙上、栏杆上，连局长办公室窗子旁也贴上了“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和“只有罢工，才能救命！”等五颜六色的标语，大路上空悬挂着大横幅，斗大的黑字写着“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佩带红袖标的工人纠察队员手持梭镖和“罢工”、“救命”的小旗，威武地守卫在木栅门口，也有的在大路小巷里排街（即巡逻）；饭堂墙上，贴了一张工人俱乐部的罢工宣言，上面写着：

“罢工！罢工了！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钱，还

是照从前一样，怎能养活自身呢？！怎能养活父母妻子呢？！我们屡次请求当局增加工钱，均分红奖，他们竟置之不理，陷我们于死地，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我们组织俱乐部，原是联络感情，增进幸福，当局不但不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反而一面施以娇柔和缓的阴谋，一面要杀我们俱乐部的发起人和代表，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我们此次罢工，纯为改良待遇，维持生活……。

有良心的人们，快来救我们的命呀！快来救我们的命呀！”

消息传到黄熙龄的耳朵里，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面继续设法与工人抗争，一面急电省署、矿务总局及赵局长，要求迅即派武力来矿山。

由于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伪省政府一时无暇顾及水口山。这样，双方相持了十余日，一晃就到了十二月十八日。

这天中午，水口山天低云暗，大雨将临。原矿局局长赵铭鼎和新任局长（伪上校团长）刘世涛，和湖南省总矿局两个委员，后面还带着湖南陆军第三混成旅独立炮兵连，来到了水口山。

工人们得到消息后，都聚集在俱乐部里商量对策。大家了解炮兵连的士兵大多是被强迫当兵的，决定首先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至少使他们中立。工人们正在议论的时候，赵铭鼎的心腹赵元友撞了进来，点头哈腰地向蒋先云递上一张大红请帖。蒋先云展开一看，上面写道：“蒋先云君钧鉴：吾今自省城归来，特恭请阁下于十九日下午四时来鄙局洽谈贵俱乐部所提十八条，谨候。局长赵铭鼎顿首，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蒋先云看后对赵元友说：“你回去吧，我明天一定去拜望局长。”

赵元友走后，蒋先云对大家说：“同志们先回去，按商定的办法去做，刘东生、谢怀德、杨发秀三位同志留下。”他们四人分析了情况，决定由刘东生陪同蒋先云到矿局去，谢怀德和工人积极分子杨发秀负责做炮兵连的工作，并组织工人准备对付敌人施展的任何阴谋。

第二天下午，蒋先云和刘东生肩并肩地进入矿局大门，只见过道两旁，排满了荷枪实弹的矿警，一个个如临大敌；过道尽头，站着几个手拿棍棒、皮鞭的把头和挂着盒子枪的局长的保镖，还有一个上下一般粗，满脸横肉的黑大汉，在“嚓，嚓，嚓……”地磨着大马刀，这家伙见蒋先云、刘东生进来了，故意晃了晃闪光的大刀。蒋先云、刘东生毫无惧色，一直走到局内招待室。内招待室门口也和过道里一样，站满了矿警，蒋先云微笑着对刘东生说：“今天是演没有宴席的鸿门宴啦！”刘东生听了会心地一笑。两人就在椅子上安然地坐了下来。

大约过了一袋烟的工夫，赵铭鼎才露面。他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藏青长衫，上罩棕色缎子马褂，瘦削的脸被大烟熏得黄里透青。跟着出来的是新任局长刘世涛和两个总局的委员。不等他们开口，蒋先云先发制人：“请问赵局长，此处是商谈的地点，还是杀人的刑场？”赵铭鼎眯缝起眼睛冷冷地说：“二者兼而有之。”蒋先云站起来就走：“既如此，我们不能奉陪！”赵铭鼎慌了，急忙上前拦住，跟着威胁道：“水口山为湖南官矿，是湖南的经济命脉，你们成立俱乐部唆使工人罢工，该当何罪？！”

蒋先云义正词严地说：“工人们终年劳累，收入极其微薄，

你们却还要从中克扣，经常数月不发薪饷，致使工人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为了生存，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这明明是你们逼出来的，何罪之有！俱乐部代表工人提出十八项合理要求，希望当局解决，当局不予理睬，为救工人出水火领导了罢工，又何罪之有！”

赵铭鼎见蒋先云竟然振振有词，毫不畏惧，气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狂叫道：“蒋先云，刘东生，给老子下令复工，否则就地正法！”

蒋先云哈哈大笑道：“赵先生，你这一手，只能吓那些神经脆弱的人！实话告诉你，不答应条件，宁死不复工！”

“来人啦！”赵铭鼎吼叫一声。

两个刽子手和十几个矿警一涌而入，马刀、汉阳造直逼蒋先云胸口。刘东生紧紧抓住椅子，护卫在蒋先云的一侧。

室内横眉怒目，室外怒火正旺。却说谢怀德和杨发秀，带着几个工友，深入炮兵连和矿警队做工作，揭露反动矿局对工人的盘剥，宣传“天下穷人一个姓，富人都是虎狼心”等道理。炮兵连士兵看到工人罢工确为生活所迫，十分同情，宣布了不加干涉。矿警队也有许多人被争取过来了。谢怀德、杨发秀回到俱乐部，等蒋先云、刘东生到矿局去后，便按照昨天会上的决定集合了全体工人。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见代表出来，他们俩便领着工人向矿局冲去。到了矿局，先安排人们在四面堆放柴草，浇上煤油，以便必要时使用。布置停当后，便指挥人们涌进局里，高呼：“杀一蒋先云，还有数千蒋先云！杀一刘东生，还有数千刘东生！”“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谁杀害我们的代

表，就放火烧掉矿局！”

赵铭鼎等人被这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吓呆了，他们走到窗前一·看，只见人如潮涌，局门口堆放了柴草，一股煤油味扑面而来。赵铭鼎急了，车转身对矿警厉声喝道：“还不给我滚！”接着连连向蒋先云、刘东生道歉：“对不起，使你们受惊了，对不起。”

“不，受惊的是你们，俗话说得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站在一旁的刘世涛原来打算坐山观虎斗，等夺取矿局大印后再说话，这时，他觉得是个讨好工人的机会，便连忙趋身上前说：“误会，误会，请蒋先生、刘先生到外面对工友好言劝慰，不要伤了双方和气。”

蒋先云冷冷地看了一眼赵铭鼎说：“我们是局长请来的，还是请局长送一送吧！”赵铭鼎又恨又怕，无奈何，只好恭恭敬敬地把蒋先云、刘东生送出了矿局。

赵铭鼎的武力威逼被蒋先云轻而易举地击毁了。他回到办公室，垂头丧气地坐在太师椅上。这当儿，选矿科科长潘振纲溜了进来，附在赵铭鼎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阵，赵铭鼎顿时愁眉舒展，满意地把这个忠实的奴才夸奖了几句。

第二天，在敲砂厂里，很多童工正围着顺侏子说笑。顺侏子十四岁了。他三岁时，父亲被矿石砸死了，五岁又失去了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左邻右舍的拉扯下，好不容易长到七岁，就进矿局当了童工。七年的童工生活，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把头的皮鞭棍棒，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他敢于为挨打的童工鸣不平，小伙伴们都很喜欢他，把他当成保护人，他干什么大家都跟着来。这次罢工，他更成了个小头领。

眼下，他用手比划着向小伙伴们说：“这次罢工啊，我们要象伯伯、叔叔们那样，抱成团，没有俱乐部的通告，决不复工。”名叫福侏子的问：“顺侏子哥，矿局会答应条件吗？”

“能，只要我们抱成团，谁也不上工，坚持下去，矿局会答应条件的。”他用从杨发秀那儿学来的话，回答了福侏子。

“那可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少挨打了，可以多挣钱，让奶奶弟弟吃饱饭了。”福侏子高兴地跳起来，天真地说。

忽然，潘振纲歪挂着盒子枪，脚不沾地地撞了进来。他象狼外婆一样，装着关心的样子说：“小兄弟们，听说你们议论关饷，是呀，停工这么多天了，没钱怎么活呀。嗯，我担保，要吃饱饭，今天上工，每人发双饷。”说完偏着脑袋装出恶心的笑脸，瞧着童工们。

顺侏子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笑笑说：“潘科长，你在俱乐部当主任？”

“我是关心大家，什么俱乐部、图书馆的，只要上工有钱不都一样，嗯？”潘振纲仍然“满面笑容”地说。

罢工前潘振纲管敲砂厂时，对童工动口就骂，扬手就打。顺侏子想起这些，大声说：“你关心大家？哼，以前你关心了我们多少皮鞭！告诉你，没有俱乐部的通告，决不复工！”接着他学着刘东生的口气对大伙说：“弟兄们，你们说，没有俱乐部命令，我们怎么办？”

“决不复工！”几百童工的喊声震得敲砂厂轰轰直响。

“好家伙，人还没变成，也造反了！给老子上工去！要不老子就要你们的命！”“狼外婆”的狰狞面目露了出来，潘振纲摸摸腰间的手枪，站在一张八仙桌上，歇斯底里地嚎叫着：“快上工去！快上工去……”

顺侏子水汪汪的大眼睛眨了一下，碰了碰身边一个小伙伴。那个小伙伴便机灵地朝俱乐部跑去。

童工们一边喊着：“我们不复工！”一边向潘振纲涌去，把潘振纲围得密不透风。

“今天一定要上工！谁不去就毙了他！”潘振纲狂叫着就去掏手枪，手枪还没来得及掏出来，只听得“哗——”地一声，潘振纲栽倒在地。原来顺侏子和几个较大的童工在他掏枪的一刹那间，钻到桌子下面将桌子用力一顶，弄得潘振纲差点没把牙齿碰掉。童工平日最恨这个专门毒打他们的恶棍，这会乘他跌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夺了他的枪，打得他直喊饶命。这时，工人纠察队赶来了，杨发秀挤到人堆里，把他提起来问道：“潘科长，怎么回事，伏在地上干什么呀？”“他，他们……”不等潘振纲讲完，杨发秀打断他的话说：“他们人小志气大，潘科长，众怒难犯啊！还不快走，只怕……”潘振纲看看四周愤怒的目光，“哎哟”了两声，灰溜溜地离开了敲砂厂。

望着潘振纲狼狈逃去的背影，杨发秀笑着对童工们说：“小兄弟，你们干得好哇！只要我们团结紧，潘振纲他们想找缺口，永远是妄想！”

俱乐部里，蒋先云以压抑不住的愤怒心情，挥笔疾书“快

邮代电”的文稿，向全国揭露矿局压迫工人的罪行。在这同时，毛泽东同志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要全国各工团大力支援水口山的工人斗争。蒋先云在快邮代电中说：“……工人等之生命危在旦夕，不得已求救于各界诸友。万望赐予援助，伸张正理，以维持人道，救我三千余人之残生于水深火热之中，使我三千余工人得重睹一线光明，则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刚写完，杨发秀带着工人纠察队来了。蒋先云搁笔起身迎上前去问道：“解决了？”“解决了，小兄弟们干得很出色，把潘振纲的枪也缴了。”杨发秀兴奋地答道，并拿出手枪在手里抛了两下，接着严肃地对蒋先云说：“老蒋，我要通电全国各团体揭露他们！”蒋先云拿出刚写好的稿子抖了抖说：“已经写好了。”然后拍了拍杨发秀的肩头笑着说：“你也懂得这一手的重要了！”

蒋先云和杨发秀在俱乐部里笑，赵铭鼎和潘振纲在矿局办公室里却只差没哭了。他们变本加厉，企图收买打手，暗害蒋先云和刘东生等人，那料到工人们早已采取各种措施，严加戒备，赵铭鼎的阴谋未能得逞。这期间全国各地声援工人罢工斗争的急电骤然增多。有的还电促湖南当局迅速解决水口山罢工问题，有的则暗示要作实际援助——实行总同盟大罢工。

形势对矿局越来越不利，赵铭鼎伤透了脑筋。当工潮初起时，他为了不使外界讲他的闲话，来了个假辞职，结果弄假成真，政府真的派了刘世涛来接办，他感到失了算，一个光滑滑的金边饭碗，怎能轻易让给别人？所以，这次来水口山，他就一直打着夺回金边饭碗的主意。此时，他见压力愈来愈大，就

又打开了算盘，决定趁刘世涛去衡阳未归之际，答复条件，平息工潮。这样做，一来为形势所迫，怕事情闹得太大了，最终收不了场；二来他企图独占平息工潮的功劳，再度夺回印把子。

就这样，赵铭鼎答复了全部条件。历时二十三天的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洋炮厂外的大坪里，人山人海，工人们每人手执一面小旗；坪里还插着五颜六色的大旗；“劳工神圣！”“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响彻大地。水口山工人罢工胜利的庆祝大会开始了。

蒋先云、刘东生、谢怀德、杨发秀等工人代表，站在主席台上。蒋先云望着欢乐的人群，想到这次罢工的胜利，完全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取得的。他又想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革命斗争的远大目标，就把这个意思，用当时能够公开的语言，向到会的工农群众作了讲演，他说：

“同志们！

现在，我们胜利了！胜利了，气也出来了，命也可以救了，我们工人俱乐部宣布上工。

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但是我们这次罢工所取得的胜利，只算是胜利的第一次，解决我们痛苦生活的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取得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走解决痛苦生活的第二步第三步……各位工友们呀！我们努力保存我们的团体——俱乐部，我们就不怕得不着胜利！

我们这次罢工，各界给了不少的帮助，我们谨以十二分的诚意，表示感谢！感谢！

我们的罢工胜利了，现在我们大家三呼万岁，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万岁！”

会后，举行了游行。工人们尽情地庆祝了第一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从这次斗争，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禁 赌

工人俱乐部一成立，正气上升，风习大变。禁赌一事，尤为突出。

水口山有句老话：“工人发饷，把头手痒”。这天，工人又发饷了，张把头不仅手痒，连心都是痒的。

这个张把头，生就一张歪嘴，克扣工人，算是全矿区的一块毒刮子；特别是他开设的赌场，不知榨取了工人多少血汗。平日，天一黑，他便站在路口招徕“顾客”；逢到发饷，那更是“殷勤”万分。碰到他的人都要吃亏；你若跟他去赌，只输得赢不得；你若不跟他去赌，他第二天就不给你挂工。你身上有几个钱，碰到他，钱就过不了夜；你身上没有钱，碰到他准要背身债回。那时，工人们是既恨他，又不敢得罪他。

可是，今天虽是发饷，张把头的骰子却囚在口袋里，露不得面。因为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出了一张禁赌令，工人嘴硬了，还不等他手摸骰子，工人就会说：“不能作陪，俱乐部有禁令。”他的“不挂工”也毫不灵验了。他所爱听的“啁唧”作响的银元声听不见了，工人夜校里“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的读书声，倒老是往他耳朵里钻。俱乐部把他的财神爷赶走了，他怎能不恨！

“抓他几个窿古佬垫背，看他俱乐部禁那个。他们明的禁，

我们暗地赌嘛。”他想起刘局长的三姨太的吩咐，身上来了劲。“先抓哪个呢？”他正运神，忽见路上走来一个人，心中顿时一喜。

来人是个矿工，四十多岁，名叫福大，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艰难的生活使他过早地衰老了。他希望自己这一代和下一代能过上好日子，不象父辈那样活着做牛马，死了没板（棺材）埋，为了这个目的，他挣扎过，奋斗过，可是都落空了。他想：“大概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不平，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慢慢地，他变得沉默寡言了，并不知不觉地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每逢心情不愉快时，他便到赌场里混个半天，开始，那“买单”、“卖双”的尖叫声象针一样刺着他的心，以后他习惯了，麻木了，乃至一天不听那些尖叫声反而觉得太寂寞。现在，他对世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薄，就是对俱乐部，他也怀疑未必能办下去。工人因造反杀头的事，他不是没有看过。

张把头见福大走近了，忙笑嘻嘻地迎上去，皮笑肉不笑地说：“福大，今天发了饷，上次欠的钱……”福大忙说：“不是说好了下个月还吗？我老婆正坐月。”“那这样吧，”张把头显得十分慷慨的样子，从口袋里摸出骰子，说：“怎么样，今晚咱们来一盘，兴许你手气好，来个开门见喜。”“不行啊，张大爷，俱乐部有禁令呢！”“哎，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俱乐部只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听人说，刘局长到省里搬兵去了，那些暴徒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呢……走，走，走，今朝有酒今朝醉嘛，我们找个好地方，保管没人能发现。”张把头一边说，一边拖着福

大就走。

夜，漆黑漆黑的。俱乐部夜巡队的队长、福大的弟弟福五带着几个小伙子到了园山边。福五眼尖，发现了山边一株快倒塌的破屋里，露出一线灯光，便连忙带着队员摸了过去。

破屋里，张把头和几个师爷正吆喝得起劲。这个狡猾的家伙，眼睛虽瞪着钱，耳朵却听着外面的动静。

听到外面急促的脚步声，张把头知道事情不好，“噗”地一下吹灭了灯，“哗”的一声把桌上的钱一扫，喊了声“不好！”拔腿就跑，师爷们也一哄而散。福大还没摸清头脑，就被福五拦住，“不许动！”福五大吼一声，随即命令其他队员追赶逃跑的人。福五提起马灯照了照抓住的“俘虏”，大吃一惊，直气得跺脚，“怪不得你不上夜校！禁赌布告给你念了多少遍，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吗？你还有点工人的气味没有？快说，刚才跑去的是那些人？”福五连连逼问，福大总不做声。“跟我到俱乐部去！”福五拖着大哥就走。

俱乐部主任蒋先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翻阅矿史资料。他眉头紧锁，资料上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抓痛了他的心：

“水口山自开矿以来，赌风甚炽”。

……

看着，看着，蒋先云想起了自己刚到水口山碰到的情景。那一天，也正逢发饷，工人们已是六个月没领到工钱了。可奇怪的是，有些人领到那几个可怜的铜板后，没有去买米，而是被那些把头和赌场老板邀进了赌场。那一夜，半边街闹翻了天，一张张赌桌被撞得咚咚响，吆喝声、叫喊声、哭骂声、长吁短

哭声混在一起，一片乌烟瘴气。他亲眼看到，一个妇女拖着饥饿的孩子，跪着求丈夫回去，挨了丈夫一巴掌；一个大汉因输了钱，猛插着自己的头，呜呜痛哭……。那一切，象刀子一样刺着他的心，“多么腐败的社会啊！要使工人觉醒，认识自己的阶级使命，这赌博的恶习一定要扫除！”

福五把福大带到俱乐部，交给蒋先云处理。蒋先云非常沉痛地教育了福大一番，就把他放了。

第二天，福五气冲冲地找到蒋先云，说：“蒋主任，不要放我大哥嘛！现在，我这个夜巡队长没脸干下去了。”

“怎么啦？”

“人家说我‘包庇大哥’，说‘还是朝廷有人好办事’，闲言杂语多得很！”

蒋先云微笑着说：“你就对他们说，‘你们莫找我，都是蒋先云干的’。”

“我怎么好向你身上推呀！”

蒋先云看着这个朴实、有生气的小伙子，亲切地说：“老弟呀，不要急，你大哥又不是敌人，本质还是好的嘛！至于赌博，那是多少年来传下来的恶习，不是关他一两天就能去掉的，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真正认识到赌博的害处，禁赌的好处才行。福五，你想过没有，矿上的这些风言风语是从那里来的？”“那肯定是昨天没有抓到的那几个人。”福五答道。“那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千方百计禁赌，帮助工人提高觉悟，为什么有人却硬要和俱乐部唱对台戏，拖我们工人去赌博呢？”听了这番话，福五明白了，禁赌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场严重的斗

争。从俱乐部出来，天将黑了，他准备回家吃了晚饭后继续去巡查。还没进屋，听到一阵阵哭骂声。他推门一看，只见坐月的嫂子一手抱着婴孩，一手死死地抱住大哥的腿，边哭边喊：“不行呀，这是俱乐部给家里的钱，蒋主任的话你一句也没听进去，你要钱就把……”大哥边挣扎边哀求：“好歹让我去这一次吧，欠了别人的钱还冒还啦。”福五又气又难过，上前夺回了大哥手里的钱，说：“大哥，你好糊涂啊。”

原来，福大从俱乐部出来，路上又被张把头拦住了。张把头先花言巧语安慰了福大一番，而后又恶狠狠地威胁说：“如果你把事情讲出去了，日后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最后，他要福大还清欠的赌钱，如果不还，就快点到园山边再干一场。福大又气又怕，只埋怨自己命苦。回到家里，正碰上消费合作社分了红利，他便硬要把钱拿去，说：“赢了钱，还清账，就不再赌了。”

依着福五的脾气，真恨不得把大哥痛骂一顿。可他想到蒋先云的话，便使劲地把火气压下了。

“大哥，俱乐部哪点对不起你？！三番五次下禁令，还不是为我们工人好吗？”福大先是不做声，福五越讲声音越高，越讲火气越大，福大才慢吞吞地讲了句：“五弟，你也莫太那个了，谁知道俱乐部有几天命，要是天一变，只怕连脑壳都保不住。”“你！”福五气得眼泪水都出来了：“那好吧，你就去走福二哥的路吧！”说着，冲了出去。

福大一听走“福二的路”倒一下楞住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抱着头坐在一旁不做声了。平时，在他们家里，谁都不

敢提福二，因为一提到福二，全家人连心尖都是痛的。

福二是一个老实巴结的汉子，好帮助大伙，人缘极好。张把头看上了他这一点，“拖住这个陈福二，就可以拖住一大群”，便在福二身上用起功夫来。先是来软的，以后来硬的，硬是逼得福二上了套。有时，一夜赌到天亮，白天上班，便常因精神不济而被监工打得死去活来。这样一来，一个好端端的壮汉子，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神志也不清醒了，一天到晚恍恍惚惚。一天，福二妈得了急病，福二嫂好不容易借了几个钱，要福二去买药。福二走到半边街，竟不知不觉上了赌桌，把几个钱输得精光。回到家里，妈妈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三岁的女儿在哭着喊饿，他走投无路，便狠了狠心，卖掉女儿换了一包药回来。妻子因此气得悬梁自尽；妈妈瞪着眼睛望着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讲出来，就合上了眼。福二悲痛欲绝，一头栽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了……

福大想着福二的一生，蒋先云的声音又在耳边回响，霎时，象倒了五味瓶，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在心头翻滚。他悲痛、悔恨、羞愧，忽地一下冲出了大门。

福大迎着寒风，拖着沉重的步子深一脚，浅一脚，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康家茶馆时，忽听到一阵阵笑语声。

“康老板，开赌场好，还是办游艺场好啊？”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哎！那还用讲，以前不是为了混饭吃，谁干那些缺德事啰。现在有了俱乐部，生活有了保障，是再好不过的啦！”

“是啊，”另一老头接过康老板的话，“这世道要变啦，你看

那蒋主任，年纪轻轻的，讲起话来多合我们心嘞，时时处处都为我们工人着想啊！”

“你们不知道，他是去年到过我们这里的毛润芝先生派来的，毛先生是我们工人的知心人啦！”

“毛先生是个大能人。”

“哎，你们还没听说吧，那位跑松柏到衡阳的船老板，刘局长的把兄弟王三胡子，也被蒋主任整治了一顿，现在呀，工人们坐船就安全了，王三胡子再也不敢打押（扣留东西）了。”

“难道世道真的会变好吗？”

福大听得入了神，他又想起了张把头讲的话，不禁更加痛恨起自己来：“张把头明明是工人的对头，福二就死在他手里，我却听信他的话，跟他走，不信任俱乐部……”他再也站不住了，狠狠地在自己的脑袋上擂了一拳，“到俱乐部找蒋先生去！”

福大刚走几步，迎面碰上了福五和蒋先云。“大哥，我们到处找你。”“福大，你看看，棉衣都没穿，会着凉的。”蒋先云亲切地说着，把自己的棉衣披到福大的身上。福大心里一阵热，禁不住流出了眼泪。他拉着蒋先云的手，诚恳地说：“蒋先生，我太糊涂了，今后我一定照俱乐部的规定办，再也不赌钱了。张把头要我和刘山几个今晚到康把头的后院去，你们快去抓吧。”

“我们都知道了，刘山已告诉我们。福大，跟我们一起去吧，张把头现在往三姨太的秘密赌场里去了。”

这时，三姨太家里十几条赌棍正赌得起劲，为了防备夜巡队，窗户全用黑布遮了起来，赌棍们压低着嗓子在喊，争得脸红脖子粗。

“好，开门见喜！”张把头得意忘形地叫了起来。

“嘘，小声点，被夜巡队听到可不是好玩的。”一个胆小的师傅说。

“妈的，这俱乐部的禁令真厉害，这一向，窿古佬难邀了，搞得我这腰包一直是空的。”

“你也莫装穷，”另一个把头嫉妒地说：“这些年来你捞到的油水，这一辈子也用不完。”

“那倒是的，”张把头把手里的骰子抛了抛，说：“不讲别的，这个骰子已经帮我置了几十亩地了。”

“你们就是记得那几个钱，”三姨太教训道：“要记得去抓人心！往日那些窿古佬下班后脑子里只有‘买单’‘卖双’，这一禁，什么‘劳工联合’的新名词全挂在嘴上了，你们那手中的鞭子还有什么用！”

“哼，老子让他禁，他们闹工潮，增加工资，我要用骰子把它捞过来。”张把头冷笑了几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又说：“我该走了，今天抓到了几个垫背的，只要他们几个下了水，不愁拉不到更多的人。”

“对！尤其要把那个什么福大抓住，他弟弟是夜巡队长，把他抓到了手，就不愁……”三姨太的话还没说完，赌棍们便发出了一阵狂笑。

这时，福大一行三人翻墙到了赌场边。刚才赌场的一番话，他们全听见了。福大脸上发着火烧，在心里骂道：“好狠毒的家伙，榨干了我们的血汗不说，还要骗我和自己的亲人作对，和俱乐部作对。今天，我可要好好出口气！”抬腿就要踢门。突

然“呀”地一声门响，张把头伸出一个头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福大伸出了有力的大手，抓住了这个赌痞……。

第二天，福大就进了工人夜校，参加了工人纠察队。

赌博风完全刹住了。

不多久，长沙《大公报》上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水口山开矿以来所未能禁止的赌博，工人俱乐部成立不到两个月，乃一扫而尽，一向混浊的水口山，竟一变而为最纯良的社会。”

保卫俱乐部

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工人们俱乐部更加信任了，大事小事都找俱乐部，它成为工人们的主心骨啦。有俱乐部作主，工人们胆壮气粗腰杆硬。这就引起了敌人的极端仇恨，反动矿局千方百计想搞垮俱乐部。一九二三年一月，他们从长沙调来一个吴连长，这个人曾和蒋先云的哥哥蒋先烈一起在武昌起义部队当过兵，敌人妄图利用他诱降蒋先云。但是事与愿违，几天以后，这位吴连长非但没有说服蒋先云，反而被蒋先云所说服，倒向了工人的一边，连炮兵连的士兵也与工人和睦相处，不加干涉。这一下，气坏了军阀赵恒惕。于是，炮兵连被调走了，刘世涛的局长职务被撤掉了，赵的谋士、刽子手宾步程继任局长，并随带一营军队在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来到了水口山。

在宾步程到来之前，水口山党组织接到了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紧急通知，立即研究了对策。他们知道宾步程是扼杀工人运动的老手，必须认真对付。决定：首先，把情况告诉工人们，让大家作好精神上的准备；接着，调整工人纠察队，加强组织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则照常进行，做到不慌张，有准备。

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俱乐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这天，吃过早饭，各党支部负责人正在子弟学校开会，研究宾步程来矿

山后的动向和举行纪念活动的问题。突然，俱乐部的老李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告诉蒋先云，宾步程派了一个营长到俱乐部，说有要事找他。蒋先云赶到俱乐部。原来敌营长要借俱乐部驻兵，口气异常强硬。蒋先云立即意识到，敌人要动手了，他们的步骤首先是破坏俱乐部。

蒋先云立即赶回学校。这时，敌兵已向俱乐部开来。蒋先云把情况告诉各支部的负责同志，大家决定，立即罢工，以抗议矿局破坏工人运动，保卫俱乐部。为了以防万一，蒋先云把一卷重要文件，包括矿区党组织、俱乐部负责人、工人积极分子的名单，交给了党派到水口山协助工作、以教书为掩护的朱舜华同志，嘱咐她要用生命保住文件。

“呜——”汽笛响了，工人们全都丢下工具，拿起准备好的武器——梭镖、炮棍、耙子把，从四面八方涌向了俱乐部。一队队敌兵，荷枪实弹，从老鸦皂庙门前、半边街、火车坪分三路也赶到了俱乐部。他们一到，就在周围山头架起了机关枪，霎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水口山。

面对杀气腾腾的敌人，工人们毫不畏惧，他们聚集在俱乐部门口，决心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纠察队员爬上了山头，与敌人对峙着。蒋先云站在台子上，向大家喊道：“工友们，我们的俱乐部已经成立一周年了，俱乐部是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了争我们工人的生存权利而成立的，她是我们的命根子。如今，宾步程要用武力霸占俱乐部，封闭俱乐部，你们看，他们的手段多么毒辣！他们要置我们工人于死地，连争生存的权利都不允许有，他们的心肠多么狠毒！工友们，我们能答应吗？”

“不答应！坚决不答应！”台下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声。

“工友们，我知道大家是不会答应的。”蒋先云又说：“虽然敌人有刀枪，我们也是不怕的，我们人多力量大，团结起来，保卫俱乐部！”接着，他领着大家高呼口号：

“不许霸占俱乐部！”

“俱乐部是我们的命根子，坚决保卫俱乐部！”

“打倒贪官污吏！”

“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随着口号声，工人们越聚越多，越聚越紧，把俱乐部围得铁桶一般。

受到宾步程密令的敌兵，开始被这壮伟的场面吓呆了，但他们终于在敌军官的威逼下，端起枪支，向着手拿梭镖、木棍的工人射击了。年轻的纠察队分队长康年如首先倒在血泊中，接着又有几个工人受了伤。

“跟他们拚了！”几千工人一声怒吼，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保存革命力量，蒋先云命令工人们尽快撤离俱乐部，几个主要干部暂时隐蔽起来。

工人撤离后，疯狂的敌人到处搜寻俱乐部负责人。一个军官带着一群虎狼兵闯到子弟学校，碰到刚从后山埋好文件回来的朱舜华，他们知道朱舜华也是俱乐部的干部，就把她团团围住，逼她交出俱乐部负责人和工人积极分子的名单。

朱舜华指着桌上的学生名册，从容地说：“名单在这里。”

敌军官气得瞪着双眼，骂了句“混蛋！”打了朱舜华几个耳光。朱舜华靠着桌子稳住身体，昂首怒视敌人。

敌军官见硬的不行，就变换了口气，假惺惺地笑着说：“小姐，放聪明点，只要你把名单交出来，可以马上放你走，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哟。”

这时的朱舜华非常冷静，她想起入党时毛泽东同志对她的教导：革命是艰难的，甚至还有生命危险，不要怕，当了CCP就要经得起考验。下定决心，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交名单。她仍然指着桌上的名册说：“我是教书的，只有这个名单。”

“他妈的，装什么洋蒜！”敌军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一枪托打在朱舜华的胸脯上。朱舜华支撑不住，倒在地上，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灭绝人性的敌人发现她身怀有孕，狞笑一声，朝她的肚子一阵猛踩，把一个胎儿活活地踩死了。朱舜华痛如刀割，骂了声“畜牲”，就昏死过去了。敌人又在她身上踢了几脚，才扬长而去。

纠察队的宋乔生等同志闻讯赶来，把朱舜华抬到他家里，灌了姜汤。晚上，蒋先云叫两个纠察队员把朱舜华转到离矿山较远的一个姓康的工人家里，找医生进行了诊治（朱舜华埋藏的文件，一九二六年工运高潮再起时，挖出来交给了党组织）。

敌人用武力占领了俱乐部以后，到处张贴布告，出了不同的赏格，捉拿蒋先云、刘东生等同志。几个把头带领敌兵到处搜索，但都扑了空。

蒋先云等安全地住在水口山附近的康家戏台、毛冲魏家、

麦子冲等地工人、农民家里，与矿山的工人保持着联系。

水口山俱乐部的房子虽被敌人占据，但是俱乐部仍在领导着工人进行斗争。工人们保卫俱乐部的英勇壮举则将与人民革命的历史永存。

智斗“笑面虎”

工人是杀不怕的。康年如在保卫俱乐部的战斗中牺牲后，工人们把他抬回家里。望着一同战斗过的战友，大家悲痛万分，报仇的怒火在燃烧。

这时，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工人急步流星地走了进来。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脸上颧骨微微突出，因为打铁的习惯，帽舌偏向左边，这是纠察股委员宋乔生。他挤进人群，拉了几名纠察队员，小声说：“蒋先云大哥今晚会来……”

敌人占领俱乐部后，蒋先云转入地下领导水口山的斗争。这天晚上，他亲自到康年如家里，慰问了康年如的父母。为了纪念这个光荣牺牲的烈士，又组织人给康年如照了相，并决定召开追悼会，向矿局来个抬尸大示威。宋乔生和几个骨干召开了全体纠察队员会议，把斗争方案，一一告诉了队员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

会议一结束，队员们就分头行动起来，有的去串连发动工人；有的去做开追悼会、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不一会，工人就全部集合起来了。宋乔生带着三名队员，手拿梭镖，先向矿局走去。

座落在山边的矿局，远看象一座大庄园，工人们都称之为老虎窝。连结成一串的矿警队住房，守卫在一栋三层楼房周围。

这栋楼房里设有专门审讯工人的密室和关押工人的牢房。二楼则是局长发号施令的巢穴。整个矿局仅有一张大门，现在，两个卫兵懒洋洋地站立在两旁。

天，黑沉沉地，北风劲吹，山上茶树的枝叶不停地晃动，发出哗哗的响声。两个哈腰搂枪的卫兵伸的伸懒腰，打的打呵欠，口里说着：“天好黑哟。”

这时，宋乔生等来到了围墙旁，两名纠察队员一闪身上去将卫兵按到，把棉絮塞进他们的口中，反扣着手押到后山去了。

这里宋乔生和另一名纠察队员，径直走进矿局，奔向二楼。

他俩走到局长办公室的门前，从门缝向里一瞧，只见身穿长袍马褂的宾步程，正跷着腿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问一名矿警：“姓蒋的抓到吗？”“他……他……”“他怎么那？！”“还……还没有抓到。”“什么？！”宾步程暴跳起来。

“咚！咚！”门轻轻响了两声。

“是谁呀？！”宾步程怒气冲冲地问。

“咚！咚！咚！”门又响了三下。

“你是哑巴，还是聋子？”宾步程对那个战战兢兢的矿警吼道：“去开门！”

门一拉开，矿警连退了几步。宾步程一见，也惊得烟头从张开的嘴边掉了下来。但他很快缓过神来，看着宋乔生，假装镇定地说：“我们好象见过面。”

“不错，你倒把我挂在心上啦！”宋乔生说。

原来，宾步程来矿山后，为了麻痹工人，显示其与前任不同，第二天曾下井“看望”过工人。当时，宋乔生也在人群中。

那天，宾步程对井下工人说：“兄弟们，这回你们有希望啦，只要好好做事，不通共产党，我宾某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宋乔生忍不住搭言道：“局长的话倒是说得漂亮，只不过很难使人相信！”宾步程立刻把眼睛盯着宋乔生：“难道你还怀疑我宾某人的话吗？”宋乔生也用眼睛盯着宾步程说：“有种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大家把这种人称做‘笑面虎’，局长先生该不是这号人吧？”宾步程一听宋乔生点着他的诨号，心中十分恼恨，但想到自己来的目的，又压下火气，装着宽宏大度地样子说：“初次见面，不了解我宾某人，也是难怪的，不过，我宾某是什么人，往后你们是会晓得的！”说罢，带着狗腿子悻悻而去。

今天，宾步程一见宋乔生，就想起了那次使他难堪的场面，知道这个人是不容易对付的，正转着眼珠子想主意，一队纠察队员，抬着康年如的尸体，又冲了进来，三千多矿工很快包围了大楼。此时，矿警队还在睡梦中。纠察队员将尸体放在办公桌上，怒视着宾步程。宾步程见情况不妙，立刻装出一副笑脸，对宋乔生等说：“请坐！请坐！诸位有话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要说的你全都明白！”

“我……嗨嗨……好商量，好商量。”

宾步程边说边走到桌边，拿支香烟，含笑递给宋乔生，宋乔生“啪”地一下打落香烟，指一指躺在桌上的烈士，两眼圆睁，大声喝道：

“宾步程！不要耍花招了，我们要算清这笔血债！”

老奸巨猾的宾步程不相信工人有多大能耐，竟然示威似地坐在沙发上抽起烟来。

宋乔生见了，向门外的纠察队员使了个眼色，不一会，纠察队员把宾步程的老婆押了进来。

宾步程一见，好象屁股触了电似的，一下弹起。他望了一下宋乔生，用威胁的口气说：“我一向体谅下情，这次受省里的委托来为国办矿，为民谋生，你们屡次对我施行暴力，太令人遗憾，令人失望了。”

宋乔生冷笑一声，逼前两步，盯住“笑面虎”说：“宾局长！你背上几条筋，我们都清楚。请问你，工人的辛苦劳累，你问过没有？你杀人不眨眼，专门镇压工人运动，这难道叫做体谅下情？！今天你又派兵袭击俱乐部，打死打伤手无寸铁的工人，这难道是为国办矿，为民谋生？！你办的是那家的矿，谋的是何人的生，体的是那样的情？！告诉你，你杀害无辜的工人，欠下我们工人的血债，我们一笔一笔都得要你偿还清楚！”

宾步程渐渐招架不住了，工人们则敬佩而又恳切地望着自己的带头人。

这位带头人参加过水口山历次与矿局的斗争。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得到群众的拥护，成立俱乐部时被选为十代表和第一届干事委员会纠察股委员。通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以后，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斗争更加坚决了。他善于做群众工作。有一次，在井下做工，童工小张带病劳动，动作慢了一点，狠毒的把头不问青红皂白，举起皮鞭就打，宋乔生一见火冒三丈，把手一招高声喊道：“工友们，快来！把头又欺负人啦！”他冲上前去，一拳打倒把头。大家围了上去，打得把头求饶不止。宋乔生常用这

件事启发大家，说：“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什么恶人都能制伏……。”今天，宋乔生又带领工人们与“笑面虎”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笑面虎”被宋乔生质问得答不出话来，就露出了凶相，冷不防几步跨到门前，伸手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钮，刹时，整个大楼电铃全响了。宾步程带来的一营军队、矿警队从梦中惊醒，慌慌张张到处乱跑。十几个矿警闯进了办公室，把枪口对着纠察队员。两个敞衣露胸的打手，虎视眈眈地盯着宋乔生。宾步程象打了一针强心剂，走到宋乔生面前耸了耸肩膀，摇了摇脑袋，两手交叉挽在胸前，神气十足地说道：“宋先生！和为贵嘛！”

宋乔生鄙视地一笑，一举手，指着外面威严地说：“宾步程！你大概没看见吧，全矿三千多人都在这里，只要你敢下令开枪，见阎王的路就由你带！”他又面向窗外高喊：“工友们！反动派要是再动我们一根毫毛，就打他个地覆天翻！”话音一落，几千工人齐声呐喊：“打倒宾步程！”“宾步程敢开枪，就撕碎他喂狗！”“我们跟他们拼了！”

宾步程等一见，倒吸了一口冷气，几个纠察队员横着梭镖，逼向宾步程。好象在警告他：“谁敢动手，我们的梭镖不是吃素的！”这时候，只听外面“咚咚”直响，又上来不少工人。

宾步程慌了，又装出副笑脸，言不由衷地说：“嗨嗨……工友们，兄弟们……这是误会……误会。”见没人理他，又拿出了那套惯用的手法，对宋乔生说：“宋先生，国军来山驻防系赵省长的命令，只因一时失手，误伤了工人，理应道歉，但这并非我宾某的责任！”

听了“并非”二字，宋乔生怒火更旺，他一字一句反驳道：“那么请问，占领俱乐部是受谁的调遣？刚才又是谁指使矿警把枪口对准我们？”

宾步程无话可答，阴沉着脸。

宋乔生紧接着说：“宾步程！老实告诉你，今天，你不答复我们的条件，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望着身旁几支闪闪发亮的梭镖和纠察队员愤怒的神色，宾步程明白自己的处境，不得已吐出几个字：“那就……请提条件吧。”

宋乔生从衣袋里掏出蒋先云预先写好的条件，其中有发清欠饷，撤退俱乐部的军队，赔偿工人的损失，厚葬康年如，给康年如家属一千五百元抚恤费，惩办凶手等十几项条款，递给宾步程，要他签字，说：“一个字也不能改，签不签，随你的便！”

宾步程磨磨蹭蹭地戴上眼镜，边看边盘算：“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前脚出门，老子后脚就要你的命！”于是他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条款上画了押。

机灵的宋乔生，早已看出了“笑面虎”的阴谋，接过签押条文，冷冷一笑，说：“请局长送我们一趟吧！”

宾步程无可奈何，在梭镖的簇拥下，把宋乔生等人送出了办公室。到了门口，宋乔生指着那些正自惊疑的虎狼兵，用命令的口气说：“为了工人和你自己的安全，你必须命令他们撤走！”

宾步程望着那些束手无策的士兵，心里骂着“废物”，口里却不得不喊着：“全给我撤回去！”

那些喽罗们得了命令，懵头懵脑地缩回了巢穴。宋乔生把手一挥，领着工人们走了。

第二天，为了麻痹工人，宾步程履行了部分条文，如埋葬康年如、发给康年如家属抚恤费（只发了八百元）。矿工们抬着烈士的尸体，在原俱乐部的前坪召开了追悼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晚上，宋乔生向蒋先云作了汇报，蒋先云分析了敌我情况，又作了具体指示。他说，宾步程所以会答应签字，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他肯定不会甘心的，纸上的东西靠不住，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反扑。并告诉宋乔生，他接到省里的指示，必须马上离开水口山，接受新的任务，这里的工作由宋乔生负责（刘东生、谢怀德早在一九二三年春调往衡山搞农民运动，杨发秀在敌人占领俱乐部后已转移了）。临走时，蒋先云召开了支部负责人会和工人积极分子会，研究布置了工作。深夜十二点，宋乔生派人把蒋先云安全地送走了。

果然，过了一天，宾步程撕毁了工人提的所有条件，封闭了俱乐部和子弟学校，变本加厉地对工人反扑过来。他们到处捉拿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借故开除了一千多工人。留下的工人，工资被减少，假日被取消，工时也任意延长了。师爷、把头们又重新骑到工人的头上，工人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是，有石头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觉悟了的工人，将在党的领导下，冲出地狱，继续斗争。

扑不灭的烈火

太阳移近西山，天边彩云飘动。在离水口山矿区两里多路的老虎岩山洞里，好几十个工人紧挨在一起坐着，围住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这人长得结结实实，名叫杨发秀，是水口山工人运动的一名好带头人。一九二三年，宾步程解散俱乐部时，他被迫转移到了长沙黑铅炼厂工作。今天，党组织又派他回水口山来发动组织群众，继续与矿局作斗争。

这时，只见杨发秀向在座的工人积极分子继续说道：“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罢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后，人民反帝爱国热潮不断高涨，纷纷举行罢市、罢工、罢课，省里还成立了雪耻会，号召不与外国人做生意。我们水口山……”正说着，忽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一个坐路（放哨）的跑来报告：“来了一大群矿警！”杨发秀示意大家不要慌张，并对旁边的两个人耳语了几句，那两个人又转回身对周围的工人说了几句，杨发秀则迎着矿警走过去，不慌不忙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来势凶猛的矿警队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愣了神，停在洞口，过了一会，矿警头目才突然吼道：“不准集会！”

“工人集会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你这是奉谁的命令……”

“什么？不准集会，这是矿局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矿警

头目挥着枪，唾沫星子乱溅，矿警们“噔”地一声端起了刺刀。

见这情况，杨发秀就对工人们说：“既然矿局硬是不准我们集会，我们就散会吧！”工人们便四散走开了。矿警头目把手枪往盒子里一插，反背着双手，鼻子里“哼”了一声：“不听话，请你们吃花生肉！”说完就带领他的喽罗们走了。他那里想到，这是杨发秀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安排的“调虎离山”计。

两小时后，工人积极分子又汇集在十里路外的余家祠堂继续开会了。他们早就对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矿山、掠夺矿山资源、压榨工人血汗，怀着刻骨仇恨，听杨发秀介绍了“五卅惨案”的经过，更是义愤填膺，一致主张全矿罢工，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很快，罢工游行的计划就制订好了。

散会后，骨干们立即到茅棚区，走门串户，发动群众。

月牙爬上了中天，时间已是深夜。这时，杨发秀走进了采矿科工人住的棚子里，工人骨干、老矿工张师傅正在跟大家讲“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大家的民族义愤。工人们一个个摩拳擦掌，这个说：“这伙狗娘养的，可真毒哇！”那个说：“把洋鬼子赶出去！不卖矿砂给洋行！”

一时间，工棚里闹闹嚷嚷，连杨发秀进来都没有被发觉。

“工友们，”杨发秀摆了摆手，让大家静了下来，便说道：“洋鬼子为什么这样凶恶呀？他们一再杀人为什么逍遥法外呢？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一帮象局长邓寿荃那样的卖国贼。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主权，让洋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为所欲为，工友们，不铲除这些民族败类，不赶走作恶的洋鬼子，我们能活命、能直起腰来吗？”

大伙正听得入神，一个坐路的矿工进来报告：“二癞子过来了！”提起二癞子，大家心里的火就往上冒。这个二流子平日混在工人当中，有时也下窿拖拖矿砂，名义上是工人，实际上，是全矿臭名昭著的癞头密查。他专干告密的勾当，领取赏金，大嫖大赌，张师傅腿上的新鞭伤，就是前天在井下被他唆使工头打的。

二癞子深更半夜地跑来干什么呢？原来，今天下午矿警队冲老虎岩会场，是他告密的“功劳”。他领了邓寿荃的赏钱，正打算走向赌场，邓寿荃又吩咐道：“近来工潮四起，水口山必受影响，今日下午老虎岩的举动不同平常，你要严密监视，倘能缉拿首恶，赏给你一百块光洋。”二癞子就是做着这样的“百元美梦”，一个人象幽灵一般晃了过来。

张师傅一听是二癞子来了，操起一根棍子就要往外冲。杨发秀一把拉住他，低声说了几句。大家照着杨发秀说的布置了一下，便散开了。

“点灯干吗嘎？”二癞子刚进门就问。

“哎呀！我拉大便，忘记告诉二先生了！”张师傅装着系裤带的样子。

“他妈的，你嘴巴放干净点！”二癞子冒火了。

“喔？再不干净也比那黑着良心的好！”

二癞子那里受得住这讽刺挖苦，衣袖一捋，“蹦”地一跳扑了过来。张师傅一闪，拐了个弯，只听“扑通”一声，二癞子碰着了“机关”——一根几块砖垫起的横木，跌了个狗吃屎。工人们开心地大笑起来。二癞子从地上爬起，一把揪住张师傅就想

动手。只听炸雷般的一声吼：“你敢！”杨发秀一个虎步，冲到二癞子跟前。二癞子见四周全是愤怒的面孔，举起的拳头停在空中。

“自己行凶跌跤，还要怪别人吗？”杨发秀两手叉腰问道。

二癞子摸着额上鼓起的青包，一对凸眼珠注视着地下的木头，连大气也不敢出。

“拉大便点灯也来盘问，他妈的，不讲道理，打他一顿出出气！”好几个工人嚷道。

二癞子一听，慌忙连连点头哈腰：“啊……再不敢了，不敢了……”

“既然二先生认了错，就饶了他吧，不过，要是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不会客气啰！”杨发秀说着，叫大家让二癞子出去。

工人们让开了一条路。二癞子踉踉跄跄退出工棚往家里走去。一路上，他寻思着：“矿工们今天为何这般心齐胆大？这是解散俱乐部以后很少有过的。那个领头人好厉害，他是谁？好象在那里见过面。这么晚了，他们还聚集在一起……”他突然想到邓寿荃的话，“不好，他们又要闹事了！”想到这里，他连忙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矿局奔去。

惩罚了二癞子，工人们感到非常兴奋。杨发秀趁热打铁，讲了不少团结斗争的道理。大家记起一九二二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俱乐部，闹罢工的情景。那时，师爷把头不敢动工人一根毫毛，可是眼下，狼心狗肺的邓寿荃，与洋鬼子串通一气，把工人当牛做马，这次又扣了六个月的工饷不发。

大家想着，谈着，杨发秀因势利导，向工人们宣讲了当前全国的形势，反帝爱国罢工运动的兴起。大家屏声静气地听着，握紧了拳头。杨发秀的话一停，他们就喊了起来：“我们也罢工，向矿局示威，声援‘五卅’！”“把矿山从洋鬼子手里夺回来！”“对！恢复俱乐部，恢复十八条！”望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杨发秀想起接受任务时，党组织负责人说的话：水口山俱乐部虽被赵恒惕解散了，但是斗争的烈火是永远也扑不灭的。杨发秀看到了这烈火在燃烧。他马上把工人骨干会上研究的罢工计划向工人们传达了，大家热烈拥护，接着就分头准备去了。

黑夜已经过去，东方布满了绚丽的红霞。杨发秀和几个罢工领导人在指挥部里检查罢工游行的准备情况。“报告，窿口已经封好！机器已经关死！”“报告，菱源河一带通往衡阳、常宁方向的电线已经切断！”

一切准备就绪。工人骨干佩上了红色袖标。八点正，杨发秀代表罢工指挥部发布行动命令。

“呜——”一声汽笛，响彻整个矿区，水口山又在怒吼了。一瞬间，几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在红旗的引导下向矿局冲去。

忽然，十几个师爷和工头迎面跑来，企图拦住队伍，“你们这是干什么？快回去，上工！”没有谁理睬他们，人流继续前进着！队伍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打倒列强！”

“打倒邓寿荃！”

队伍离矿局近了，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怒吼声。从老鸦皂、钢鼓皂、五子皂、火车坪进军的四路大军汇合了！那些师爷、

工头、密查们吓得屁滚尿流，纷纷飞报局长。邓寿荃昨天接到二癞子的报告，已有所提防，却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他从床上爬起，顾不得穿衣趿鞋，匆忙下令。大门里，窜出十几个矿警，为首的又是那个冲老虎岩会场的头目。只听他声嘶力竭地狂叫：“局座有令，不准集会，快滚开！”杨发秀指着他，“滚开去，叫你们主子出来！”矿警头目向后倒退了两步，刚想说话，口号声铺天盖地压了过来：“邓寿荃，滚出来！”“邓寿荃，滚出来！”

矿警们被这炸雷般的声音吓慌了手脚，龟缩在矿局门口不敢动弹。

一直站在楼上窗口边观看动静的邓寿荃，见矿警顶不住，一边骂着“草包”，一边命令身边的二癞子：“给我要衡阳、常宁的电话！”二癞子死劲地摇了一气，电话不通。一个从后门进来的密查又跑来报告：“局座，机器不响，窿口已被封掉了！”

邓寿荃脑门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咬着牙腆着大肚皮，走到近房的阳台上，大声吼叫：“本局有令，不许集会，不许游行，给我赶快上工，违者问罪！”

杨发秀厉声回答道：“工人集会游行，为的是反帝爱国，谁敢问罪？”话一落音，口号声四起，群山在抖动：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洋鬼子的忠实走狗邓寿荃！”

“不许邓寿荃克扣工饷！”

“恢复工人俱乐部！”

邓寿荃见这气势，想起几年前前任局长遇到的震撼全国的

大罢工，不禁毛骨悚然。他立即缩回屋里，无论工人们怎么叫喊，也不出来。

邓寿荃缩回去后，那些矿警、师爷、工头立即跑进跑出忙碌起来，杨发秀预感到狠毒的敌人要进行大屠杀了，工人们除几根棍棒外，没有其他武器，为了避免大的牺牲，他和其他几个罢工领导人商量了一下，指挥队伍暂时撤离了矿局。

工人队伍撤走了，但是敌人不肯就此罢休，他们把罪恶的枪口对准了赤手空拳的工人……血，在流淌；火，在燃烧！敌人的残酷暴行只能说明他们的虚弱，烈士的鲜血决不会白流，人们心头的革命烈火是永远也扑不灭的！

恢复俱乐部

一九二六年三月，赵恒惕被人民赶跑了。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即将开始，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湖南全省的工会、农会由秘密转到公开，工农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八月，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工会派出陈章甫（陈昌）、刘汉之等同志会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员涂国钦同志来到水口山，开展重建党的组织、恢复工人俱乐部的工作。

他们来到矿山后，即向矿局提出了恢复俱乐部的要求。这时的矿局局长江中砥深知俱乐部的厉害，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不敢断然拒绝，只说要“考虑考虑”，暗地里则故意刁难，派遣工贼朱科益等进行破坏活动。因为当时陈章甫是挂着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的牌子来矿山的，敌人抓住这点大做文章，到工人中造谣煽动，使俱乐部的恢复工作遇到很大的阻力。陈章甫等同志深入发动群众，与反动矿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不久，陈章甫接到通知，知道蒋先云北伐将路过水口山，区委安排蒋先云重回矿山协助工作，同来的还有朱舜华同志。这个消息一传开，工人们高兴极了。

二十四日这天，水口山火车站上，黑压压地站着几千衣着破烂的工人，手中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小旗。他们在这里整整等了一个下午了，直到太阳离西山一树高的时候，才看到一列

火车开进车站。人们喊着：“来啦！来啦！”立刻，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在欢乐的气氛中，小火车停住了。大家全盯着车厢的门口，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军官，从车厢里走出来，微笑着挥手向欢迎的人们致意——他就是原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现在的北伐军团长蒋先云。陈章甫迎上前去，两人一起走到欢迎队伍中。一个老工人颤抖地拉着蒋先云，眼中闪着泪花：“蒋主任，你到底来了，还没有把我们忘记呀！”蒋先云也声音哽塞地说：“我时刻惦记着你们啦！”听着这话，群情更加激奋，几个年轻人涌上去把蒋先云高高地举过头顶，抬到子弟学校。工人们围着蒋先云，抢着告诉他反动矿局解散俱乐部后的斑斑罪恶。蒋先云十分了解工人的困苦和渴求解放的心情，他挽着陈章甫的胳膊走上阶梯，对大家说：“工人弟兄们，这几年把你们熬苦了。目前，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暴风骤雨般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农民兄弟们起来造反了，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北伐军势如破竹，不断取得胜利，军阀们的封建统治已快完蛋了，我们快要做主人了！现在，是我们捆紧把子，同资本家算总帐的时候了！”他的声音是那样地响亮，他的话是那样地有力，不时激起工人们阵阵掌声，许多工人想到过去的遭遇，情不自禁地喊道：“要千刀万剐江中砥，恢复俱乐部，恢复十八条！”

太阳落山了，天空出现了一片彩霞。蒋先云和陈章甫送走了工人群众，两人边走边谈，来到了小学校附近的山坡上。他们曾在长沙见过面，久别重逢，分外亲热。

陈章甫激动地对蒋先云说：“三年啦，我们又会面了！”

蒋先云也深有感慨地道：“当我们打进湖南，路过衡阳时，

我很想回山看看工人弟兄们，正好区委通知我重返水口山，协助你开展工作，把我们曾经获得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真是没想到啊，我们又战斗在一起了！”

两人越谈话越多。在谈到领导权问题时，陈章甫突然停住脚问：“先云，你听说没有？现在中央居然有人提出要把领导权交给国民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不是明摆着让国民党来统治我们吗？我真想不通！”

“老陈，党内路线斗争复杂呀！在风口浪尖上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坚信毛泽东同志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丝毫不能放弃党的领导，工人运动才能蓬勃开展，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呀！”

突然，背后传来一阵笑声：“哟，老陈，你好‘自私’呀，把老蒋藏到这里来讲私话啦！”他俩回头一看，原来是朱舜华和宋乔生两人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蒋先云呵呵一笑，说：

“你俩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走！到俱乐部的后山取‘宝’去！”

朱舜华会意，也风趣地说：“看来，你三年来一直记着你的‘宝’啰！”

不一会，他们便来到了后山的老松下，朱舜华指着树下一块石板对蒋先云说：“就藏在这里。”没一袋烟功夫，宋乔生便挖出了一个圆坛子。蒋先云慎重地从坛子里取出一包用油纸包着的东西递给陈章甫，说：

“老陈，这就是一九二三年敌人破坏俱乐部、党组织转入地下时，我们埋藏的文件和党员、工人骨干分子的名单。”

“哦，你们干得真稳当啊！我们要尽快地找到这些同志，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与资本家作坚决的斗争！”陈章甫不禁脸泛红光，“先云，今天晚上我们就召开一个各支部负责人会，研究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吧！”

且说矿局派出的暗探李溟甫，看到工人们把蒋先云抬到子弟学校，也偷偷跟了过去，躲在角落里窥视着。欢迎会快结束时，他便溜出了学校，直奔局长家去了。

江中砥此时正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李溟甫。他听到蒋先云北伐路过衡阳，陈章甫派人接他来矿的消息后，心里就紧张起来，对付一个陈章甫已不得开交，再来一个蒋先云那如何得了。于是急忙派出心腹李溟甫先去探听情况。这时，李溟甫闪进屋来，低声向江中砥说：“蒋先云真的来了，他头戴大盖帽，身穿黄呢军装，腰系武装带，挎着驳壳枪和指挥刀，脸上发红光，比当年还威风……”

江中砥一听恼火了，大喝一声：“说这个干什么？混蛋！”

“是！局长，”李溟甫赶忙改口，说：“窿古佬把他抬到学校，他做了讲演，说什么，土豪劣绅已经威风扫地了，北洋军阀快完蛋了，还要窿古佬捆紧把子找资本家算帐！”

“什么？”江中砥把李溟甫往跟前一拉，“讲清楚点，他说要干什么？”

“卑职听得很清楚，他说要与您算总帐。”

听说“算总帐”，江中砥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又问：“工人有出头说话的没有？”

“有，大多是小声说的，我听不清，只有一句话是大声说

的。”

“说什么？”

“说……说……说要把您千刀万剐。”

这些话，象晴空的炸雷，震得江中砥头晕目眩。

“快，快去通知各科师爷马上到这里来！”

“是！”李溟甫答应着，急匆匆地出去了。

这天夜晚，双方都进行了紧张的活动。矿局策划阴谋，直到鸡叫三遍，中共水口山矿各支部负责人讨论制定行动计划，直到黎明。

次日早饭过后，蒋先云只身来到了局长办公室。江中砥猛然一见，大吃一惊，定了定神，才迎上去：

“蒋团座风尘仆仆，不远千里来到敝局，有失远迎，请阁下海涵。”

“局长有局长的事，我有我的事，都很忙，不必客气。”

“嗯，对……对！”江中砥转身对当差的喊道：“准备午宴，为蒋团座洗尘！”

蒋先云不慌不忙地说：“抱歉得很，本人一向和工人士兵吃惯了粗茶淡饭，不必麻烦局长。”

江中砥尴尬地说：“团座不必客气，既然……那就遵命。”

“我受三千工人嘱托，前来与局长交涉几件事情。”蒋先云单刀直入说明来意。

“好，好，鄙人愿效犬马之劳。”

“你们封闭工人俱乐部，取消十八条，把工人打入地狱……”没等说完，江中砥忙抢着说：“阁下别误会，别误会，这

都是前任的旧事，实与鄙人无关，即使鄙人到职以后有某些对不起工友们的事，那也是奉上司的旨意，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你的前任们干的那些事，后果本已很坏，你不但不予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不错，俱乐部是你的前任封闭的，但是阻挠恢复俱乐部的是谁呢？是你！你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致使俱乐部到现在还恢复不了。孙中山先生扶助工农的主张，你不奉行，却反其道而行之，任意开除、关押、毒打无辜的工人，克扣工人的工资，这是与你无关，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蒋先云的话揭穿了江中砥的豺狼面目，江中砥恼羞成怒，说：“啊——，就算是这样吧！蒋先生，你是军人，我看还是少管民事为好！俗话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我江某可不是泥捏的。”

这是意料中的事，蒋先云十分安祥，心想：“执行支委会的决定，给江中砥施点压力。”便走到窗前，摘下帽子，理了理头发。放哨的工人看见这个讯号，飞也似地朝矿区跑去了。蒋先云回到原处坐下，针锋相对地说：“江先生，我们是冤家路窄呀！作为一个军人，看见人民受苦，不能不管！如今世道不同了，不管你是泥捏的也好，是石雕的也好，想踏在劳工的身上安然地走富贵的路，已经行不通了。泥可打烂，石可碾碎！”

“那末，那末，行得通也罢，行不通也罢，你姓蒋的有本事就到省府去告我江某人吧！”江中砥耍赖了。

蒋先云看了看外强中干的江中砥，冷笑一声说：“你是不想解决问题啰！那我就失陪了！”他指了指窗外，补上一句：“请你

直接同工人去打交道吧！”说完就向门外走去。

江中砥向窗外一看，不禁慌了神，只见陈章甫走在前头，后面跟着窿古佬，象潮水般地涌向矿局。江中砥急出了汗，他知道这个时候惹怒了民众可不是好玩的，赵恒惕还被人民赶跑了，何况一个局长？！他抢前几步拦住蒋先云：

“团座，团座，不必动气。请坐，请坐，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蒋先云问道：“江局长愿意谈实质问题了？”

“谈吧，谈吧。”江中砥有气无力地说。

“对不起，我不能谈，要请省党部特派员、工人代表陈章甫来谈。”

“请陈章甫先生！”江中砥不得已对当差的喊。

过了一会陈章甫昂首挺胸走了进来。江中砥站起来欠欠身子：“陈先生请坐。有什么事情请讲吧！”

陈章甫坐到蒋先云旁边的太师椅上，开门见山地说：

“局长先生，我们工人有如下几条要求：一、恢复俱乐部，恢复原有十八条；二、中秋节以前发清欠饷，两个月内发清红利；三、容纳失业工人，释放在押工人；四、按工人需要随时增加教育经费；五、赔偿俱乐部损失。”他停了停，继续说：“还有，立即补发康年如烈士抚恤金七百元（原议一千五，实发八百）……”

陈章甫说完，把昨晚拟好的《协议书》往江中砥面前轻轻一推：

“局长先生，请吧！”

江中砥看着窗外沸腾的人群，无可奈何，伸出发抖的手，从笔架上取出一枝毛笔，在《协议书》上划了押。

蒋先云和陈章甫慢慢地站起来，江中砥也欠了欠身子。蒋先云说：

“江局长，我相信你能履行协议，工人的力量你是了解的，不然，我们还是后会有期！”

“这我明白，明白。”

江中砥看着蒋先云和陈章甫走出门，颓然倒在太师椅上。

此时，工人们却兴高采烈地围着蒋先云和陈章甫。老工人热泪直流，无限感激地对蒋先云说：“蒋主任，多亏了你和老陈同志啊！没有你们来，局长、师爷们就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蒋先云忙说：“不！不！这次斗争的胜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能来水口山，与大家一起去把被敌人夺去的斗争成果夺回来，这是因为全国形势好转的缘故，我们团结一致，而且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要是我们党能把全部武装抓到手里，我们工人、农民就能彻底翻身，当上国家的主人，永远过上好日子了！”“对，蒋主任说得对！”工人们欢呼着，跳跃着，簇拥着蒋先云、陈章甫久久不肯离去。

火烧官庄

(一)

水口山西南二十里有一个叫官庄的村子。一九二六年深冬，一个天昏地暗的日子，村东头一间又矮又破的茅屋里死了一个人。死者直挺挺地躺在破床上，一个妇女伏在他身上，呼天号地，放声恸哭：“孩子他爹呀，你不能走啊！……天哪，我怎么活下去呀！……”有两个小孩，大的牵着一个看上去不满三岁的女孩，在妈妈身边呜呜咽咽，模样儿真叫人心痛。

小屋子里挤满了人，穷乡邻一边劝慰叫秀姑的妇女，一边愤愤不平地议论着。原来，死者叫谷兴旺，在本村大地主谷剥皮（谷玉衡）家做长工，繁重的劳动把他累得病倒了，谷剥皮不但不给医治，还逼着他去运粮米，结果又病又饿摔死在山沟里。

“兴旺叔是谷剥皮害死的，小三，跟我们找谷剥皮算帐去！”几个火爆的后生子喊着那个大点的孩子，就要往外冲。西老爹一把拉住他们：“干什么，你们想闯祸吗？人家手里有钱，官府有人哪！”几个老太婆也纷纷劝说：“唉！我们穷人命苦啊，还是快划算后事吧。”那几个后生子无可奈何，咬着牙根直跺脚。

这时，从门外闯进一个人来，肩扛一把大斧，上挂一只竹

筐，他是本村锯匠谷雨亭，早年曾在水口山当窿工，因参加罢工被开除，常年流落外地靠做手艺糊口，他一进门就放下工具，走到床前，一边安慰秀姑，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米，拿出几块血汗钱，塞到秀姑手里，要她请人给兴旺买棺木，然后，在一张破桌旁边坐下来。大家都非常感激地望着他。谷雨亭一坐下就对大家说：“我在外面听到消息，北阀军打到了湖南，水口山的工人又伸直了腰杆，衡山那边的农民都在搞农民协会，斗土豪劣绅，穷人有了出头的日子啦！”说到这里，他把拳头一捏，凑近大伙：“我们不能再走兴旺哥的路，我们也要起来干！”几个后生子听了，心里痒痒的。一个叫强佬子的急不可耐地说：“干吧！雨亭哥，你领头，我们跟着跑！”西老爹坐在一旁，也没听清他们讲些什么，听到说“干”，就催他们说：“是呀，快送兴旺上山吧！”他一提醒，大家立即忙碌开了。

事真凑巧，谷雨亭讲话的时候，谷玉衡的管家，外号“狼爪子”的正好路过这里，听到谷雨亭的话，就赶快到主子家里报告去了。

这时，谷玉衡正和姨太太躺在床上抽鸦片烟。谷玉衡生得五短三粗，肥头大耳，腆着肚皮，活象个大酒瓮。他欺压百姓，心毒手狠，人死了还要剥层皮，因此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谷剥皮”。他正抽得过瘾的时候，狼爪子慌慌张张地闯进来，上前打个躬，神秘地说：“老爷，小人刚才路过谷兴旺家，听见谷雨亭在屋里和一伙人叽叽咕咕，说要搞什么农会，和老爷干嘛！”谷剥皮听了，毫不在乎，轻蔑地说：“大惊小怪的！几只跳蚤能顶得起被窝吗？”狼爪子讨了个没趣，连忙说：“嗯！是！是！不

过，老爷也要小心才好，谷兴旺死了，穷鬼们要找老爷算帐呢！”谷剥皮一下跳了起来：“找我算帐？我还要找他算帐呢！”说罢，喊了两个狗腿子，和狼爪子一起气势汹汹地朝兴旺家奔来。

兴旺家里，乡邻多已散去，只有西老爹和几个老婆婆还在劝慰哭哑了嗓子的秀姑。突然，狼爪子闯了进来，阴阳怪气地说：“兴旺归天了，他欠下的一些钱，不知留下话来没有？”

“他欠你什么钱，有凭据吗？”西老爹问。

狼爪子装模作样地摊开帐簿，说：“有。你看，白纸黑字——大洋五十三块。”

秀姑一听，真如晴天霹雳：丈夫给谷剥皮卖了三年命，什么报酬也没有，如今横遭惨死，倒还说欠了他们的钱！她一步冲到狼爪子面前，指着他的鼻子，想骂却骂不出来，半天才迸出了一句话：“你们还有良心没有？”狼爪子哼了一声：“什么良心不良心，老爷限你三天还清债。”西老爹一听急了，连忙说：“兴旺刚死，留下妻小，无依无靠，哪能还得起债？你们不要逼人太甚啊！”谷剥皮在门边冷笑一声：“西老头，你不要管得太宽。欠债还钱是天理，我谷某素来讲义气，你们都不识好歹，暗中算计我，还要搞什么‘龙会’、‘蛇会’的。哼！三天不还，就莫怪我不讲客气了！”讨债的走了，秀姑哭得更加伤心。这时，谷雨亭闻讯赶来，他问明情由，气得火冒三丈。操起斧子就要去找谷剥皮，被西老爹死死拖住。西老爹颤抖地说：“不要惹祸，你不记得那年的‘樟树案’了吗！”

提起“樟树案”，谷雨亭更是怒火满胸膛。

民国十年秋天，他给西老爹砍屋场树。一棵大樟树刚倒，

谷剥皮带着团丁闯来，硬说那棵树是他的，抢走了树不算，还罚了酉老爹二十块光洋。酉老爹一气之下，跑到县政府去喊冤，结果坐了三个月班房。从那次起，酉老爹生怕惹事，总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谷雨亭一听酉老爹重提“樟树案”，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眼睛里喷出了火花。他是个不愿当牛做马的硬汉子，什么也不怕，但是他明白，蛮干是不行的。这时，他多么希望有一个人来给他指路领头，带他跟土豪劣绅斗啊！他猛地抡起斧头，“嚓”地一声，砍在面前的木墩上！

(二)

领头的来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水口山工人积极分子朱剑勇受党委派遣来到官庄。他三十出头，敦实的个子，黝黑的脸，两道浓眉下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一到水口山，他就直往老朋友谷雨亭家走来。

谷雨亭一见朱剑勇，高兴得叫了起来：“老弟，是一股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朱剑勇说：“不是一股风，是一场大风暴。”两人围坐在火塘边，一直讲到鸡叫三更。朱剑勇的话使谷雨亭深受启发。

去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中共湖南区委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了“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的三十八条，

号召湖南农民起来开展政治上经济上的斗争。十月十一日，党派何叔衡同志来水口山，向全矿党员传达了省代表会议精神，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中共水口山地委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十二月一日，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总工会和湖南省农民协会，担任了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同志应邀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同时，毛泽东同志还严厉地斥责了“惜农运动”之类的反革命宣传，并提醒大家：现时湖南虽然是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以及斗争的艰巨性。

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湖南区委的正确领导下，中共水口山地委和矿工会，带领附近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他们首先动员家住在农村的工人回自己家乡去，协助农民进行斗争。朱剑勇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天，陈章甫来到沈砂台，对朱剑勇说：“老朱，你是官庄的吧！现在工人成立了工会，好多农村成立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起来打土豪劣绅，你们官庄也应该成立农会啦！”

朱剑勇笑着回答说：“成立农会，能办得到吗？”

“办得到，只要把贫苦的农民都发动起来，扎紧把子，就一定能够办到。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道理你是懂得的。”

“那要有人去组织发动啊！”

陈章甫含着笑，拍拍老朱的肩膀说：“老朱，你去怎么样，你人熟地熟，工作好做些。不要怕，我们工会支持你们，水口山的全体工人都支持你们。”

朱剑勇爽快地答道：“好！只是农民和矿工不同，东一家西一家的，连个会也难得开成啦。”

“慢慢来嘛！大会开不成开小会，小会开不成就挨家挨户去说！”

“乡里土豪劣绅势力很大，要打倒他们没有枪行吗？”

“工人不是也没有枪吗？把纠察队组织起来，扛起梭镖，土豪劣绅就会吓得打颤的。”

“要得，就这样办。”

朱剑勇长期憋在肚子里的问题解决了，他早就想：要是家乡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起来和土豪劣绅作斗争，来个大翻身就好了！但是，他总觉得农民要起来斗争比工人难些。今天听了陈章甫的话，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他满怀信心回到家乡，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火种。

谷雨亭原是水口山工人，是参加罢工被矿局开除的，他不悲观消极，一直表现很好，朱剑勇了解他，所以谈得比较深，虽然上述情况没有全部讲给他听，却也能讲的都讲了。谷雨亭听得眉飞色舞。当朱剑勇告诉他，毛委员指示要以水口山为中心，派出工人骨干把附近的农友们都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与

乡里的土豪劣绅斗时，他激动地说：“毛委员对我们工人农民真是关心啊！我们这里早就想干了，就是没人领导。这下你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啦！老弟，你调摆吧，我们跟你干！”朱剑勇把谷雨亭按在木墩上，说：“我们跟着毛委员干！”两人细细密密地研究了一番。

天刚亮，谷雨亭就急急忙忙出了门。

谷雨亭一走，朱剑勇从怀里掏出一块大红绸，找了根竹杆穿上，插在屋前地坪里，接着，又从布褙子里取出红绿标语，四处张贴起来。

一袋烟工夫，谷雨亭领着穷乡亲来了，看到呼呼飘扬的红旗和红绿标语，个个兴奋极了。有认得几个字的，忙着念标语：“农友们组织起来！”“耕者有其田！”“过去当牛马，如今要做人！”“打倒土豪劣绅！”看完标语，人们把朱剑勇围了起来。

谷雨亭走到朱剑勇跟前说：“老弟，人来了，你就讲吧！”朱剑勇站到一个石墩上，摘下头上的帽子挥了挥，放开喉咙喊道：“农友们——”人群顿时静了下来，酉老爹拄着拐杖也挤在人群中，尖起耳朵听着。“我们都是勤劳的庄稼人，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累死累活，到头来总是吃不饱穿不暖，死了还要欠一身债。这是我们命苦吗？不！是因为有地主老财骑在我们头上，他们不劳动，靠着剥削我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他们喝干了我们的血汗，还要想出种种办法来欺压我们，使我们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一席话说得人们不住点头。秀姑抱着孩子，眼眶里含着眼泪，青年强汉子双拳捏出了水。谷雨亭顺势问大家：“乡亲们，难道我们就这样甘心受苦，

世世代代当牛马吗？”“我们要做人！”强倭子和一帮后生子跳了起来，大声呼喊。“对！我们要做人，要翻身！我们要捆紧把子，与地主老财斗！”朱剑勇接过话来又讲了毛委员领导的水口山工人运动和岳北农民运动。他的话象火把，照亮了穷乡亲们的心。西老爹捋着花白胡子，想起上次谷剥皮说的话，在心里琢磨着：“办农会这么好，难怪财主怕！”

朱剑勇话音一落，谷雨亭“唰”地跳上了石墩，大手一挥，亮开了粗嗓门：“乡亲们，从前大家受够了谷剥皮的欺压，现在我们要找他算总帐！首先，我们要成立农会……”“行！成立农会，找谷剥皮算总帐！”烈火在官庄燃烧起来了！

谷剥皮从那次逼债以后，一直不见村里动静，料想那帮穷小子被吓住了，心里暗暗得意。这天，他正在堂屋里安闲地踱着方步，狼爪子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老……老爷，不好了，他们真的闹起来了，村里到处贴了红绿标语，要成立农会啦！”谷剥皮开始不以为然，慢吞吞地问：“又是谁领的头？”“还是谷雨亭……不，水口山还来了一个人！”谷剥皮这才慌了起来。他晓得，水口山是共产党闹得厉害的地方，当年的罢工示威威震四方，连赵铭鼎的金边饭碗都给敲掉了，果真那里派了人来，就难对付了。他呆了一会，突然狞笑几声：“哈哈，搞农会，谈何容易！看我谷某先来个……”

第二天，狼爪子到处放风说：“一笔写不出两个‘谷’字，谷家的事谷家管，不要外人插手。”“都是乡邻乡亲，何必豆其相煎过不去呀。”“谷老爷倡议精诚合作，振兴官庄。”……一时搞得满村风雨。

这阵风传到谷雨亭的耳朵里，他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赶紧找到朱剑勇说：“老弟，谷剥皮想赶你走啊！”“不，他是要搞破坏，使我们农会搞不成！”“对——”谷雨亭一下子明白过来，气得咬牙切齿。正在这时，狼爪子来了。他走到谷雨亭跟前深深一鞠躬，拱手递上一封信，说道：“听说雨亭兄要成立农会，谷老爷愿意合作，共同振兴官庄。特遣小弟呈上书信一封，万望明鉴。”谷雨亭大吼一声：“呸，你怕人家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揪住狼爪子的前襟，用劲一推，把狼爪子摔出好几尺远，信掉在地上。朱剑勇走近狼爪子，喝道：“回去告诉你的东家，我们会找他‘合作’的。”狼爪子诺诺连声，从地上爬起来赶紧溜走了。

(三)

狼爪子碰了一鼻子灰，溜回主子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只是瞒掉了自己被推倒的一节。谷剥皮听了，青筋直暴，大骂谷雨亭可恶，狼爪子混蛋。骂完了又命令狼爪子赶快去把本村的几个绅士请来。那狼爪子刚走出大门，又慌忙跑了回来：“老爷，他们来……来了！”“谁来了！”“谷……谷雨亭……”谷剥皮大吃一惊，叫狼爪子快去关门，但是，已经晚了。朱剑勇、谷雨亭领着村子里的穷人，已经闯进了正厅，后面还跟了一群光屁股的细侏子。谷剥皮见来势不小，躲又躲不赢，只好硬着头皮，装出一副笑脸，迎了上去，点头哈腰地说：“嘿嘿，嘿嘿，乡亲们，有何贵干？请坐，请坐！”转身向呆在那里的狼

瓜子使了个眼色，喝道：“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快告诉厨房，给乡亲们准备晚饭！”狼爪子会意，转身要走，谷雨亭大喝一声：“站住！”吓得那狼爪子一下钉住，不敢动弹。朱剑勇开门见山地对谷剥皮说：“你不是要和我们‘合作’吗！目前，年关在即，乡亲们身无分文，过不得年了，想请你‘合作’一下！”谷剥皮晃了晃脑袋：“嗯，好说，好说！乡邻困苦，谷某理应解囊相助，不过……不过近年家景寒伧，手头也很吃紧，没办法，爱莫能助呵——哦，大家坐，大家坐！”谷雨亭一听，冷笑一声：“哼，你的家景那个不知道，敬酒不吃，那就怪不得我们了！”说完一挥手，那强侬子就领头涌进了里院。

朱剑勇、谷雨亭从容地在太师椅上坐下。两个棒小伙象铁塔一样站在门口，谷剥皮急得直搓手，毫无对策。朱剑勇怒视谷剥皮，讲话落地有声：“现在国共合作，形势大好，特别是北伐军入湘后，反动军阀都土崩瓦解了，你要认清时局，不要自绝于民众。”谷剥皮口里连说：“当然！当然！”一会儿，抄家的人们出来了，“战利品”堆了满满一地。强侬子拖长声调，一件件地清点：“光洋四百八十块——，银手圈五对——，绸缎衣服三十件——，洋布九匹——，……”点完，谷雨亭下令：“通通归农会！”谷剥皮一听象开水浇心，忽地嚎叫起来：“你……你们青天白日闯入民宅，抢劫私财，无法无天！”谷雨亭挥动拳头，高声说道：“什么‘法’？你们的‘法’要废啦！你们的天要翻啦！”这时，谷剥皮的姨太太披头散发地扭出来，放野撒泼地叫道：“这是我的私房呀！你们……”“呸！什么你的，都是我们穷人身上的血汗！”强侬子一巴掌把那女人推翻在地。那群跟着看热闹的细

侏子乐了，一边跳着，一边挥着小拳头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大家扛起“战利品”，涌出谷家大院。

(四)

两天后的拂晓，红霞满天。

一向阴森可怕的谷家祠堂，今天格外热闹，人们脸上挂着笑容，进进出出，一片欢笑。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大门口挂上了“官庄农民协会”的红漆木牌；正厅台子上，摆了两张方桌，旁边插了一面大红旗；台上方挂着横幅，上书“官庄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几个大字。谷雨亭显得格外精神，袖子扎过胳膊肘，露出那粗壮的手臂，腰上扎条汗巾，正在忙上忙下。朱剑勇伏在桌上，和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誊写农会宣言。

不一会，人们到齐了，一个个满脸笑容，手拿小红旗，肩扛鸟铳，梭镖，扁担……大会开始了，朱剑勇站在台前，习惯地抓着帽子，高声宣布：“官庄农民协会今天正式成立了！”顿时，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朱剑勇宣布了农会领导人名单，接着宣读了农会宣言。最后，农会委员长谷雨亭讲话，他跃上台子，亮开了那洪钟般的嗓门：“乡亲们，农会是我们的靠山，我们依靠它就会有好日子过……，今后，我们要扎紧把子齐心干，……”谷雨亭说完，掌声、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大会刚散，谷小三急急忙忙跑来找谷雨亭。小三是在他父亲谷兴旺死后，又被谷剥皮逼去做长工抵债的。他虽然只有十三四岁，可是有心眼，挺机灵。这时只见他凑在谷雨亭的耳边低

声说：“昨晚几个财主在谷剥皮家叽叽咕咕到深夜，今天清早，谷剥皮就出了门，不知到哪里去了。”恰在这时，半里外的横铺子传来了零零落落的锣鼓声，强侏子打起飞脚跑进来报告：“土豪劣绅正在那里成立什么‘农友会’。”谷雨亭一听，提起斧子，带上几个人，就向横铺子跑去。

横铺子的铺门半掩半开，一块“官庄农友会”的牌子吊在屋檐下晃来晃去。铺子里摆了几桌酒席，一群大小绅士和几个二流子在那里喝酒猜拳。门前，几个吹鼓手有气无力地吹打着。谷剥皮坐在昏暗的里屋，神情焦灼，不时瞧着门外，可地坪里还只有那么几个看热闹的人。突然，他眼睛一亮——远处来了一群人。他还没有看清楚，就急令“楚猴王”出了场。

“楚猴王”是本村土豪，长相象猴子，平常喜欢咬文嚼字装斯文。只见他取下礼帽，向着地坪深深鞠了一躬，就摇头晃脑背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段话来：“诸位乡亲，在这天下动乱之际，我官庄众族老组成农友会，旨在造福庄民父老。鄙人受托为头，愿效犬马之劳。”坪里一阵骚乱，原来刚才来的那群人是谷雨亭他们。听了“楚猴王”的话，有的人叫骂起来，也有的摸不着头脑。谷雨亭强压怒火，没有做声。自从朱剑勇来后，在他的帮助下，谷雨亭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和斗争策略，他比以前沉着多了。此刻，他不露声色，看这场戏怎么演下去。只听鸭公噪子又叫了起来，“凡我庄农友，速入本会，本会绝不会亏待，今天开张，入会者可以进来喝两盅！”楚猴王话刚落音，谷剥皮腆着大肚子从里屋走出来。他一眼瞥见怒目圆睁的谷雨亭，心里擂起了小鼓，强作镇静，走到铺门口说：“会长讲得分明，农

友会造福庄民，请诸位从速登记，切莫迟疑……”

“我想登记。”

大家一看，吃了一惊，是农会委员长谷雨亭。他怎么登记入农友会呢？

正在疑惑，只听谷雨亭讲道：“不过，我想先问农友会负责人一件事。”

“问吧！”楚猴王神气地说。

“请问，农民是干什么的？”

“作田的嘛！”

“你楚猴王作了几天田？”

“这……”

有人喊道：“他没有脱过鞋袜。”

“是呀！”谷雨亭说：“我们作田他收租，我们做牛他享福，他是骑在我们头上拉尿的，会替我们办好事吗？”

“不会！”地坪上的人越聚越多。

“对！他们不会为我们办好事的。”谷雨亭继续说：“他们办的是假农会！是要跟我们的农会唱对台戏！乡亲们，他们那些酒菜是钓鱼的食饵，我们不要上钩啊！”

“砰！”强侏子拿了一它烂泥，打到他们的酒菜桌上，引起人们哄堂大笑。朱剑勇和其他农会会员也赶来了，把个地坪挤得满满的。谷剥皮见势态越闹越大，慌忙从后门走了，楚猴王也不声不响地溜了，余下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一哄而散。谷雨亭一把扯下那块“官庄农友会”的牌子，操起随身带着的板斧，一劈两半，甩到了屋前的臭水沟里。横铺子前爆发出一阵

开心的笑声。

(五)

谷剥皮斗了几个回合，都失败了，特别是今天，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出了酒菜不算，又被揭穿了西洋镜。他回到屋里，越想越气恼，在屋里来回走动。走到谷仓门口，突然想起上次谷雨亭带人来抄家的情景，赶紧叫来狼爪子，咬着牙说：“穷鬼们越闹越厉害，我担心他们会来抢我的谷子。地窖里那一百多担是万无一失的，外仓还有一百多担，要赶紧转移。”狼爪子哭丧着脸说：“难哪！水口山的窿古佬搞得四乡鸡犬不宁了，往哪里转呀……”谷剥皮急红了眼，厉声斥责道：“饭桶！快去给老子叫团防局的弟兄们速来运粮，越快越好！”

晚上，谷剥皮睡不着觉，一会儿踱到仓前看看，一会儿又摸到大门边听听，象掉了魂似的。半夜时分，门外人声嘈杂，他以为团防局给他运粮来了，赶快跑去开门。一开门，涌进一大队手持火把的人，为首的一个彪形大汉径直朝仓库走去。呀，又是谷雨亭。原来，狼爪子出村不远，就被农会会员抓住招了供。谷雨亭当机立断，集合了农会会员，奔到谷剥皮家。谷雨亭把几张盖了方头大红印的农会封条往仓门上一贴，把谷剥皮的一百多担谷子给封掉了！谷剥皮象发了疯似地跑上去想把封条撕下来，被强侬子推了一掌，碰在柱子上。顿时，他觉得天翻地覆，随着倒在地上。

突然，他又被一阵喧闹声惊醒。只见朱剑勇、谷雨亭押着

狼爪子，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这中间有强侏子，兴旺娘，谷小三，还有酉老爹，挖开了地窖……谷剥皮挣扎着要去拦阻，却被谷雨亭腰上插着的锃亮的斧头，吓得爬也爬不起，喊也喊不出。

天亮了，宏亮的山歌声在官庄上空回荡：

毛委员，主意强，
王运农运烈火旺；
打倒土豪和劣绅，
喜分胜利粮；
工友农友喜洋洋，
世道变了样！

威震四乡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股寒流卷到水口山，也卷到了官庄。

一天清早，睡在农会办公室的纠察队长强侏子刚把大门打开，就捡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张折着的黄纸。打开一看，写着八个歪歪斜斜的毛笔字：“农会必垮，小心脑袋！”接着，几个纠察队员和农会干部闯了进来：“队长，这是在我家门口捡到的！”“我也捡到一张！”都是一色的黄纸。强侏子怒目圆睁，“砰”地一拳砸在桌子上：“狗娘养的，恐吓也救不了你们。”纠察队员又纷纷说：“这两天村里谣言四起，说是天要变了，农会要塌台了，搞得人心惶惶。”正说着，一个叫正老馆的中年农民怯生生地走了进来，吞吞吐吐地说：“队长，这些日子，我给农会添了不少麻烦，我想……我想不再麻烦了……”这一下好比火上加油，强侏子发起火来：“你老糊涂啦，想跟着土豪劣绅跑吗？”这一嚷，把正老馆吓得半天没作声，不声不响地走了。他走后，强侏子和几个农会干部、纠察队员嘀咕开了：短短时间里，又是谣言，又是恐吓信，又是闹退会，这股妖风是从哪里刮来的呢？

正在这时，农会委员长谷雨亭和水口山矿工会的朱剑勇一前一后跨进了办公室，朱剑勇手里提着一串梭镖尖。强侏子将那些黄纸一把塞到谷雨亭手里，一口气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

他胸脯一起一伏，满脸通红。朱剑勇拍拍他的肩膀：“怎么，沉不住气了？”谷雨亭抽出别在腰间的板斧搁到桌子上，把那些黄纸翻得“嗦嗦”直响，越看，眼睛睁的越圆，拳头捏得越紧。他一把操起大斧，吼道：“好哇，这些王八蛋真的动手了！老弟，你说怎么办？”朱剑勇说：“同志们，最近，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在上海举起屠刀杀害了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湖南的官僚军阀、土豪劣绅也举起屠刀开始向革命人民反扑了。”“啊！”强侏子他们恍然大悟。朱剑勇继续说：“这次，我和谷大哥参加了水口山党委扩大会议。会上，陈章甫同志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积极行动起来，打退反革命的反扑！”“好哇！敌人打来一拳，我们就还他十拳！”强侏子和纠察队员捋起袖子，抡着拳头大嚷起来。谷雨亭接着说：“党组织已经探听到各乡的土豪劣绅在暗中行动，决定派遣工人兄弟下乡，协助农会作战，剑勇兄弟又到我们官庄来啦！”大家一听都嚷了起来：“这太好了！”朱剑勇提起那串梭镖尖递给强侏子，说：“这是我们矿工会送给农民兄弟的，让我们工农并肩战斗，打退土豪劣绅的反扑吧！”说着坐下来与大家一起商量开了。过了一会，强侏子和几个纠察队员走出了办公室。

转眼间，强侏子他们把谷剥皮等几个土豪带了进来。谷剥皮贼眼滴溜溜直转，往房中一站，“嘿嘿”干笑了两声，嘻皮笑脸地问：“诸位传唤小弟，有何贵干？”谷雨亭看到谷剥皮那副暗中得意的神色，不由得火起，把手中的斧子往桌上“砰”地一放，厉声喝道：“谷玉衡，你这几天干了些什么？”谷剥皮略略一惊，仍然嘻皮笑脸地说：“没干什么啊，自从农会成立，本人唯

命是从……”“唯命是从？”谷剥皮看到谷雨亭冒火的双眼，这才紧张起来，嘴里“嗯”“噢”着，眼睛溜来溜去。这时，坐在桌子旁的朱剑勇站了起来，走到谷剥皮面前，单刀直入：“谷玉衡，这几天村里的风风雨雨，你大概知道吧？”“嗯，略知一二，噢……不甚清楚。”朱剑勇提高了声音：“我看你最好要清楚一点，不要错估这里的形势，高兴得过早了！”说着，指了指那把铮亮的板斧，“如果有人不自量力，硬要鸡蛋碰石头的话，农会的规矩迟早会要兑现的！”一番话，吓得土豪们后脑壳直冒凉气，谷剥皮也不敢再吭一声。

第二天早晨，村头照壁上贴了一张盖着“水口山区农民协会”朱红大印的大布告。看的人围满了。村里的私塾先生在大声念着：

照得谣言突起，	各乡人心惶惶，
当经切实调查，	纯系反动造谎，
希图破坏农协，	扰乱北伐后防。
须知革命中心，	在我真正农民，
倘使轻信诳语，	豪绅更肆猖狂。
务望本会会友，	仍旧团结勇刚，
不得因此离异，	不得毁弃会场。
凡属革命团体，	并须一致同行，
铲除豪劣反动，	巩固农工后防。
如有再行煽惑，	查获定予重创，
特此慎重布告，	务各知照勿忘。

人们不住地点头，纷纷议论着：“是啊，这几天谣言真多，搞得大家五心不定，造谣的狗崽子太坏了！他们是要扰乱人心，搞垮农会，我们不能上当哪！”“对，农会发了布告，我们要定下心来，和土豪劣绅干到底！”老农民酉老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捋着花白胡子，对在一旁打听消息的正老信说：“好伙计，土豪劣绅造谣，我们耳根子不能太软了。”正老信压低声音说：“哎，无风不起浪，我们也要提防着点哪！”“不要怕，农会垮不了，他们翻不了天！”酉老爹耐着性子，和正老信扯了好一阵。

这一切被躲在角落里的谷剥皮的管家狼爪子看到了。狼爪子忙去报告主子。谷剥皮昨天受了训斥后，一直躺在家里没出门，听了狼爪子的报告，连忙叫他把何遥清请来。何遥清是烟州的一大土豪，早年与谷剥皮一起在团防局共过事。这家伙生得又高又瘦，宽脑门，长头发，满脸胡子，一双耗子眼闪着凶光。去年年底成立农会时他逃到上海他儿子那里去避风，最近，看到蒋介石动手屠杀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了，立即带了随身爪牙何福俸潜回家乡，要向农民反攻倒算。可是走到水口山一看，这里还根本没有动静，依然是穷人的天下，他登时凉了半截，不敢回烟州，躲在官庄附近一个小土豪家里，已有一段时间了。

谷剥皮一见何遥清，就哭丧着脸说：“真厉害呀，我们风风雨雨地闹了几天，他们一张布告就压住了阵脚，这一仗我们又败了。”狼爪子也凑上来说：“那帮穷鬼看了布告，就象吃了定心丸哪！只是那正老信还不一样，听说，他昨天跑到农会要退会呢！”“嗨，一个老鬼顶么子事啰，依我之见，干脆杀他几个解解恨！”谷剥皮边说边用手在空中劈了几下。何遥清却慢吞吞地

说：“老弟，不能操之过急，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啦！我看，正老信……”他凑近谷剥皮的耳朵，嘀咕了一阵。最后说：“我们再给谷雨亭一点厉害看看，看他还搞不搞农会！”

这天晚上，已近三更，朱剑勇、谷雨亭、强侏子他们还在农会开会。屋子里烟气呛人，看样子会已开得很久了。朱剑勇习惯地用手抓着旧布帽，在作总结：“从刚才大伙凑拢来的情况分析，这几天村里发生的事，十有八九是谷玉衡搞的鬼。只是谷玉衡背后可能还有一条狼，要不然他那有这豹子胆。”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陈章甫书记指示我们要瞅准机会，狠狠回击。现在的问题，是要先揪住他们的狼尾巴……”这时，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大家惊奇地一看，进来的是正老信。

正老信瞅瞅众人，畏畏缩缩地说：“雨亭，你们都在，我……”“你怎么啦？”“我还是退出农会算了，农会的好处，我不会忘的！”

“哎，我不是昨天就跟你说了吗？”谷雨亭听到他又要退会，火得嚷了起来，“你怎么又糊涂了。不要相信那些谣言，农会垮不了的！有农会在，土豪劣绅就翻不了天！”

强侏子也火暴暴地说：“你呀，就是怕死！”

朱剑勇拉了谷雨亭一把，亲切地对正老信说：“老人家，你是不是又听到了什么话啦？你好生想想，你是谷玉衡的佃户，退了会，会有好日子过吗？”

正老信没有吭声，朱剑勇又给他讲了许多道理，可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讲。正在这时，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锣声，接着听见有人高喊：“起火啦，救——火——啰！”大家操起家伙一

阵风冲出了门，朝着火光跑去。

起火的是谷雨亭家里，火苗呼呼直窜，许多人在救火，雨亭嫂抱着孩子，坐在一堆破烂上嚎啕大哭。等谷雨亭他们赶到时，火已灭得差不多了。朱剑勇一面安慰雨亭嫂，一面组织大家收拾场面。谷雨亭望着大火烧过后的茅屋，剑眉倒竖，铁拳紧握，一言不发。西老爹手里提着一盏破风灯，走到谷雨亭面前说：“雨亭，这场火烧得不明不白，要查查根底啊！”这时，强侬子手里拿了一叠黄纸，急匆匆地跑来报告：“你们看，这是在茅屋旁边发现的！”朱剑勇接过黄纸凑到灯前一看，又是恐吓信！上面写着：“继续作恶，同此下场！”事情很清楚了，有人纵火，而且与村里这几天的怪事相关。朱剑勇正在沉思，正老信突然一把抓住他和谷雨亭的手，悔恨地说：“我算看透了，他们是不让我们穷人过好日子的！”说着，把他要退会的根源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原来，正老信胆小怕事，早几天听了谣言思想上就有点波动，这天的晌午时分，狼爪子偷偷地溜进他家里，假惺惺地闲扯了几句，就对他说：“农会搞不长久了，将来搞农会的都要杀头，拿了财主的东西，拖欠了财主的租子，都要一一偿还。”狼爪子见吓住了正老信，又进一步对他说：“只要现在退出农会，就可以不咎既往，还可以减交租子。”正老信被狼爪子一吓一骗，把先天谷雨亭对他讲的和农会的布告全忘了，又跑到农会来要退会。这场大火把他烧醒了，他前前后后仔细思量，激动地说：

“我不能退，我们穷人要靠农会撑腰杆子呀！”“对，我们要保卫农会，和土豪劣绅斗到底！”朱剑勇接过正老信的话头，“现在

我们要揪住狼尾巴……”谷雨亭一拍大腿，喊道：“对，揪住狼尾巴，跟土豪劣绅斗！”他凑到朱剑勇身边商量了一下，蓦地抽出斧子，大喝一声：“走，抓谷剥皮去！”强侏子挥舞着大刀，领了纠察队员跟着向谷家大院奔去。

这晚，谷剥皮一夜没睡。救火锣声一响，他就爬上阁楼观火，连声叫道：“解恨，解恨，烧了兔崽子的窝，看他还跳不跳！”突然，大门“砰砰”响了起来，他才慌忙缩回卧室。一会儿，谷雨亭领着那伙人闯进了大院，大喊：“谷剥皮出来！”谷剥皮以为抓着了放火的，找到自己头上来了，吓得不敢动弹。强侏子在外等急了，喊道：“再不出来我放火烧死你！”谷剥皮这才战战兢兢披着衣服走出门，故意打了个呵欠，说：“呃……乡亲们半夜三更来有什么事呀？”“就是这个事！”强侏子冲上去就是一拳，打得他连退几步，嚎叫起来：“你……你们为何无故打人！”谷雨亭双手叉腰，瞪起双眼喝道：“谷玉衡，老实交待你干的好事！”谷剥皮故意装蒜：“我老实守法，没干什么事哪！”“不说，我宰了你！”强侏子举起了大刀。狡诈的谷剥皮还是一味赖帐：“我不明白，不明白。”朱剑勇大跨一步，逼近谷剥皮，威严地说：“谷玉衡，他会叫你明白的！”说着，指了指正老信。正老信愤怒地揭发了谷剥皮。在铁的证据面前，谷剥皮的脑袋才不得不勾了下去。

天亮了，谷剥皮戴着一顶三尺高的纸帽子，被强侏子等纠察队员押着，走一步，敲一下锣，喊一句：“我谷剥皮造谣惑众，破坏农会，罪该万死！”一大群细侏子跟在后面，不断地喊着：

“打倒土豪劣绅！”每到一村，人们都愤怒地举起拳头，要揍这

个家伙。

谷剥皮游了乡，众农友解了一点恨，但是，那恐吓信和起火的谜，还是没有解开。农会一面抓调查，一面严加戒备，防止敌人狗急跳墙。

却说谷剥皮游乡后，又把何遥清找来，直嚷着要象上海那样，大打大杀。他对何遥清说：“县府团防局长与小弟有一面之交，可以请他助一臂之力。”老奸巨猾的何遥清也等急了，马上表示赞同：“好，好！”随即又压低嗓门：“我看，还去封信给黄石的南兄，叫他转告其他乡的弟兄，三天之后，统一行动！”“高！”谷玉衡当即写下密书，叫狼爪子带了三百块大洋去搬救兵，先绕道黄石乡送给恶霸地主廖云南。

两天后，谷雨亭到水口山向陈章甫汇报工作，参加了工会农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同志们分析：外逃土豪何遥清的狗腿子何福侏在烟州露了面，可以断定，何遥清已经潜回，水口山地区土豪的反扑一定与他有关。大家还分析了水口山附近十八乡的阶级斗争动向，认为土豪劣绅很可能正在计划进行一场反革命暴乱，会议决定：迅速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粉碎反革命暴乱。散会后，已近三更，同志们个个心急如火，立即分头行动。谷雨亭操起板斧匆匆走上回官庄的路。这时分，一弯明月在云里穿行，山径依稀可辨。他边走边盘算着如何进行工作，打好这一仗，沉重的脚步声把栖息在路边的小鸟惊得扑扑乱飞。

天快亮的时候，谷雨亭走到茶山坳，这里离官庄还有几里，

路，坳上长满了油茶树，山风吹来，茶树沙沙作响，坳左是个峡谷，地势险恶。谷雨亭紧了紧腰上的汗巾，握紧板斧，警觉地向前走着。突然，右边一株大茶树剧烈地晃动了一下，紧接着一长一短两条黑影“嚯”地跳了出来，两把明晃晃的匕首，朝谷雨亭刺来，谷雨亭眼明手快，板斧一举，大声喝道：“土匪，看老子的厉害！”冲上去就是一家伙。那两条黑影慌忙闪开，斧子落了空。两条黑影绕到谷雨亭的背后，一齐扑了过来。突然“砰！”一声铳响，山后响起惊天动地的呼喊：“抓土匪——”一队人马冲了过来。那两个家伙拔腿就跑，谷雨亭看得真切，把腿一扫，那高的“噗嗤”一声象一捆柴火倒了下来，谷雨亭又朝着他的屁股补了一脚，然后，转过身来，想去追另外一个，可那个家伙已跑得不见人影了。这时强侏子身背鸟铳飞步奔来，高声喊道：“雨亭哥，伤着没有？”谷雨亭连说：“没有，没有！”强侏子说：“我们今晚巡逻，已经四更，看你还没回来，就来接你了。”谷雨亭感激地握住强侏子的手。纠察队员把抓住的那个家伙带了上来，一看：瘦长个，青衣青裤青头巾，脸上涂得黑黑的，但那双三角眼却非常显目——正是何福侏！谷雨亭、强侏子立即把他押到悬崖边的一块小坪里就地审讯。原来，散布谣言，投恐吓信，纵火烧谷雨亭的茅屋，都是这个家伙在谷剥皮和何遥清的指使下干的。他还供出：狼爪子到附近各乡搬兵去了；刚才跑了的是谷剥皮的小舅子。谷雨亭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情况，当即派人去水口山报告陈章甫，自己和强侏子押了何福侏火速回村。

却说这时谷剥皮的卧室里，昏黄的灯火忽闪着，桌上杯盘

狼藉，谷剥皮和何遥清在饮酒，等着何福俸报信。谷剥皮喝得两眼通红，袒露出毛茸茸的胸脯，象一头大狗熊。他醉昏昏地说：“这次遥兄归来，搞得穷鬼们鸡犬不宁，实在为小弟出了一口气！”说着举起杯子：“来来，再敬你一杯！”何遥清闪着耗子眼，颇有几分得意：“好戏还在后头呢，只等十八乡一齐动手，加上团防局相助，这天下又是我们的了！”不过，他这时口头虽是这么说，心里却有点提心吊胆，何福俸还不回来，说不定凶多吉少。他假装上茅厕，溜到外面去探听风声，刚走到后院，听见远处狗咬得很厉害，这个狡猾的家伙情知不妙，便从小门溜了。那谷剥皮在卧室里，不见何遥清回来，又听到狗咬声，吓得酒醒了大半，也赶忙从后门溜出了庄院，往后山跑。这时天已发亮。真是冤家路窄，正好碰上了早起捡粪的酉老爹。酉老爹横着粪耙挡住去路，厉声问：“谷玉衡，你大清早往哪跑？”“我……我到农会办公室去有点事。”酉老爹说：“农会办公室在村东，你怎么往西跑？”“不，我……”谷剥皮答不出来，想跑。酉老爹大喝一声：“站住！”谷剥皮狗急跳墙，猛地冲了过来，一头把酉老爹撞倒……。

再说谷雨亭、强侏子抓了拦路行刺的何福俸后，便赶回村来，一面派人告诉住在会员家的朱剑勇，一面急忙向村西头奔去。谷雨亭紧握斧子，跑在前头，来到谷家大院。只见黑漆大门紧闭。谷雨亭把斧子往背后一插，“腾”地一下，跃上了院墙。一会儿，大门开了，强侏子他们立刻带了何福俸，直奔谷剥皮的卧室。可是，人去屋空，只在书桌上捡到一把恐吓信和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查匪首谷雨亭，扰乱乡里，抢劫民

财，欺压族老，败坏乡风，无法无天，今特击毙，以儆效尤。”谷雨亭把“告示”收进口袋，立即带人从后门追了出去，正好看到谷剥皮撞翻了酉老爹，往山上逃跑。强侏子飞步上前，一把擒住。这时，村里“噫！噫！噫！……”响起了急促的锣声，朱剑勇领了乡亲们，一个个手持梭镖棍棒赶来了，一时杀声震天。谷剥皮看到这场面，顿时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瘫倒在地。

朱剑勇抓住谷雨亭的双手，使劲摇着说：“好！你干的好！”

“还好？何遥清那条老狼给跑啦！”

“跑不了！去水口山报告的人回来说，老陈已布置全区实行戒严，渡口码头、大关小卡都布下天罗地网啦！”

果然，半天以后，捷报纷纷传来：何遥清被黄石农会逮住了；行刺谷雨亭的谷剥皮的小舅子在矮岭被逮住了；狼爪子被小岭农会的纠察队员押送回来了（押狼爪子的还把搜出的那封密信和三百块大洋，一同交给官庄农会）；廖云南等一伙土豪也纷纷落网了，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彻底粉碎！

四月十日，中共湖南省委曾发了“告全省农民书”，水口山党委组织了学习讨论。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湖南农民运动前进的三项目标：一、农运目的，不仅打倒豪绅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劣绅所赖以生存之封建制度。二、农运目的，不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三、必须使农民取得乡村政权，并组织农民自卫武装，以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结合这个文件精神，水口山党组织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一次工农联合大会，公审土豪劣绅谷玉衡、何遥清，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进一步打击土豪劣绅，

提高群众觉悟，团结广大的工人农民，促进工农革命的深入发展。

五月一日清晨，天气晴朗，山山岭岭一片葱绿，阵阵清风，吹得人心格外舒畅。

这一天，水口山矿区和附近农村，象过节一样热闹。在矿区四十八间（地名）前面的大坪里，用松枝彩纸扎了一个主席台，台的两旁贴着一副大红对联，上联写着：

“有主义，有策略，有计划，怕他江山铁桶；”

下联写着：

“不贪财，不怕死，不松气，看我好汉英雄。”

台额上横幅是：

“‘五一’公审大会”。

八点钟左右，锣鼓喧天，鞭炮轰鸣，矿山工人和附近农民、学生、商人，排着队，扛着梭镖、短棍、鸟铳等武器，拿着三角旗，从田间，从山里，从坡道上，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

会场上红旗如海，人声鼎沸。

会场四周，布满了工人纠察队的岗哨。他们手里拿着梭镖、鸟铳，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回走动。

司仪的调齐了队伍，宣布大会开始。陈章甫、刘汉之、涂国钦和各个农会的主要负责人，在热烈掌声中登上了主席台。陈章甫带着浓重的浏阳口音向大家讲话：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全国的劳动人民都在开会庆祝，我们今天庆祝这个节日有更重大的意义。去年以来，我们在水口山恢复了红色工会（即俱乐部），又

在矿区附近的十八个地区成立了农会，由于我们工农的团结一致，无论在工人运动或农民运动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陈章甫又继续说道：“但是，同志们，我们的目的是否都达到了呢？还没有，还差得很远。虽然北伐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国际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反动军阀还没有消灭，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还没有打破，工人们依然过着困苦的生活，农民还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剥削，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千方百计破坏农民运动，特别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所以，我们还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开展农民运动，达到我们的目的，即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取得政权；组织自卫武装，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消灭一切封建余孽。”

接着，他说道：“今天的大会，又是公审大会，我们要公审两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一名是官庄的谷玉衡，一名是烟州的何遥清。”说到这里，随着陈章甫手一挥，强倅子和几个背梭镖的纠察队员，把谷玉衡、何遥清押上台。这两个土豪劣绅，一个肥头大耳，一个尖嘴猴腮，各戴一顶高帽子，低垂着头，战战兢兢站在台前，口号声响了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蒋介石！”

“铲除贪官污吏！”

“保卫工农革命运动！”

陈章甫宣布：“现在大家有冤伸冤，有苦诉苦。”他的话刚一落音，几十个农民立刻涌上讲台，争着控诉这两条毒蛇的罪恶，有的咬牙切齿，捏紧拳头要打……谷雨亭腰里还是别着那把大斧子，一步跨到台上，用他那宏亮的嗓门历数谷剥皮的累累罪恶，从他勾结官府起家说到当团防局长时杀人如麻，从他欺压穷人说到对抗农会，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台下不时响起愤怒的吼声：“枪毙谷剥皮！”谷剥皮浑身瑟瑟发抖，惨白的脸上汗水直淌。

烟州农会的代表上台控诉了何遥清。这个家伙心毒手狠，压榨百姓，逼死过几十条人命。

群众听了他们的控诉，没有一个不愤怒的，一次又一次高喊：

“严厉惩办土豪劣绅！”

“立即枪毙土豪劣绅谷玉衡、何遥清！”

口号声象巨雷阵阵，滚过群山。

这时，朱剑勇递过一张大布告给陈章甫，老陈代表水口山区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宣布对两名土豪劣绅的判决：

“查官庄谷玉衡、烟州何遥清两大土豪，一贯巧取豪夺，鱼肉乡民，奸淫妇女，逼死人命，血债累累。又破坏工农运动，造谣惑众，纵火行凶，阴谋暴乱，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会场寂静无声。

“根据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规定，根据群众的要求，经报请上级批准，判处土豪劣绅谷玉衡、何遥清死刑，立

即执行。”

两条毒蛇立刻被工人纠察队押到火车坪。“砰！砰！”两声枪响，整个会场欢呼起来：“我们胜利啦！”

谷雨亭看着这万众欢腾的场面，高兴地对朱剑勇说：“是呀！我们胜利了！”朱剑勇拍拍谷雨亭的肩膀，指着那象洪流一样向前涌去的游行队伍，说：“我们还要继续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

巧袭粮子岭

“呜——”宏亮的汽笛，象雄狮怒吼，震撼着水口山矿区。此刻，水口山矿区正是上下班交替的时候，可是，不管上班的或下班的工人，都三三两两，脚步咚咚，向着一个地方——老鸦皂走去。

这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钟。

在老鸦皂的矿工会前坪，集合了一万多工农群众，纠察队训练班的一百多名学员，穿着蓝色服装，扛着步枪、乌铳、梭镖，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最前面；矿区的工人、附近农村的农会会员也都手拿棍棒、锄头等武器，威武地站在队伍里。

工会委员长刘汉之讲了这次集合的目的。他说：

“全体工人农民同志们，今天是我们纠察队训练班结业的一天，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从今天起，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官僚、豪绅、军阀就不敢随意欺侮我们了……为了庆祝这件事情，我们决定，在今天进行一次野外演习，借以检查纠察队员们几个月来的学习成绩，检阅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要听指挥，严格遵守纪律……”

接着，总指挥涂国钦宣布进行演习的目标、路线和战斗纪律。全体队员分为三路抢占粮子岭山头。第一路，由中共水口

地委委员(团组织负责人)江万树率领,从老鸦皂沿洗砂厂上山;第二路,由刘汉之率领,从茅棚街上山;第三路,由涂国钦亲自率领,沿火车站左边粮子岭山头正面上山。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只听“囉——”一声哨音,三路队员立即向着目的地前进。其他矿工和农会会员,扛着“武器”跟在后面,儿童团的团员们也在后面摇着三角小旗,呐喊助威。

霎时间,整个粮子岭布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杀声震天。

这场演习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又将怎么进行下去呢?事情得从远一点讲起。

继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阀何键策动反动军官许克祥,于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制造了血腥的“马日事变”,疯狂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以及一切革命组织,残酷地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湖南进入了空前的白色恐怖时期。

为了反击敌人,向他们讨还血债,由郭亮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临时省委决定,组织十万工农武装围攻长沙。

省委这个指示精神,是派到省工会学习的老李,于“马日事变”后第二天跑回水口山来传达的。刘汉之等同志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议(陈章甫在长沙没有回来),决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准备参加围攻长沙的战斗。当时,工人的武装力量非常薄弱,经研究确定,先夺取矿警队的枪枝,武装工人,然后再攻打衡阳,挺进株洲,与安源工人会师,一齐攻入长沙。如何夺枪?大家的意见是“智取”,这样可以避免伤亡,于是就安排了今天

的“演习”。

水口山地方偏僻，离衡阳近一百里山路，隔长沙更远，有三四百里，“天高皇帝远”，尽管马日事变的风声一阵阵传到这里，矿局的反动头子蠢蠢欲动，但他们觉得势力单薄，曾三番五次电请主子调兵拨枪，而主子却感鞭长莫及，一直没有回信。地下党就抓住这个时机，用矿工会的合法地位，以维护矿山秩序、保障矿工生命安全为名，办起了工人纠察队训练班，还从衡阳东洋渡兵工厂地下党手里搞来了二十多支汉阳造，这次演习也用上了。

看，持枪的纠察队员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很快，三支队伍都冲到粮子岭山头了。那里是矿警队的驻地。三支人马，向矿警队步步逼近。矿警队的人，也出来看“演习”，还指手划脚地议论着。这个说：“演习得好。”那个说：“真象打仗一样，杀气腾腾。”他们正在评头品足，嘻嘻哈哈的时候，猛然，冲锋号响了：“嘀哒哒嘀……”

“杀——！”领队的涂国钦、刘汉之、江万树齐声喊：“同志们！继续前进，冲啊！”

队员们听到号音和喊声，勇猛地向前冲去，只听“哗——”地一声，推倒了矿警队的木栅，撞开了他们的门窗，打翻了他们的岗哨，潮水般一齐涌进了矿警队营房。

这时，矿警队队长黄敬尧和他的士兵还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他惊慌万状的时候，涂国卿一声喊：“擒贼先擒王，活捉黄狗子！”

“黄狗子”就是黄敬尧的诨号。

涂国卿喊着，带了几个纠察队员冲进了队长室，把枪口对准黄敬尧，大声喝道：“把手举起来！不许动！”

这时，黄敬尧才知道拐了场，望着周围黑洞洞的枪口，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一个纠察队员走上去，摘了黄敬尧的手枪，另一个纠察队员把他捆绑结实后，带到矿警队的前坪去了。

涂国钦见那些矿警们还龟缩在房子里不敢出来，就对他们喊道：

“你们不要怕。你们都是工人农民出身，我们不打你们。我们是打反动派的。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就有你们的出路。出来吧！”

矿警们战战兢兢走出房来，放下了武器。

不到一小时，“演习”结束了，战果是缴获长短枪八十五支，子弹一百多担。

收兵集合时，工友农友个个喜气洋洋。刘汉之作了总结，并作了鼓动人心的演说。

快解散了，有人问：“我们抓的黄狗子怎么办？”

涂国钦笑着向一位青年纠察队员招招手，那位队员马上拿来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八百块钱包打工会的黄敬尧”。这是黄敬尧在反动矿局头目那里说过的话。

黄狗子戴上高帽子，由几个队员牵着，打的打锣，喊的喊口号，游遍水口山，斗了个痛快。然后，把他关押到纠察队，经人写了保状，才把他放了。后来，他逃到猪头山煤矿去了。

涂国钦把缴获的枪枝，发给工人，日夜操练，在原来纠察

队的基础上，发展为一支一千八百多人的队伍，编成四个大队，宋乔生等当了大队长、副大队长。

这天，接到出发命令，涂国钦把队伍集合到矿工会前坪，进行了动员，他说：

“同志们，老虎总是要吃人的，如果我们不去打它，它就会要咬我们。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打敌人，敌人就会打到我们的饭碗里来。那时候，我们还能有工做吗？没有的。还有我们的生活权利吗？没有的。那时候，我们又会回到过去的老样子，重新过地狱般的生活了。这是我们极力反对的。因此，我们要争取主动，为了保卫革命，保卫水口山，保卫我们自己的生活权利，矿工会决定发动大家前去支援打长沙的战斗，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同意！”

“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

“消灭反动派！”

工人们斗志昂扬。涂国钦立即下达了命令。

在红旗的引导下，水口山工人纠察队一千多人，汇进攻打长沙的十万农军的钢铁洪流中。

夺枪上山

水口山工人第二次夺枪，是在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初四。

正月初二晚上，当资本家、把头、矿警们正在花天酒地、猜拳喝酒的时候，在火车坪共产党员老周家里，正在进行一次紧张的秘密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宋乔生主持的，参加的有雷发保、老李、老杨、老张、老周等十多个工人党员，还有矿警队一排长、地下党员谢文斌。

宋乔生首先讲话，他说：“自从参加十万农军打长沙，被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陈独秀强迫撤退后，我们的队伍搞散了，工会、农会解散了，反动派因此又猖狂起来。最近，接到上级指示，要我们把工人武装起来，加强力量，狠狠打击敌人。”党员们一听，立即活跃开了。在工会解散后，他们见反动派日益嚣张，都感到无比愤恨，现在听说要打击敌人，自然高兴。话题很快转到怎样武装工人的问题上。原来的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已经大部失散，宋乔生提出，再夺矿警队的枪枝。大家一听，议论纷纷，有的人赞成；但有的人担心武器少，拚不过矿警队，而且山上还有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的人说：

“工会、农会解散后有些人灰心丧气了，恐怕一时难得组织，难得齐心。”

宋乔生说：“同志们，我们正是没有武器才去夺敌人的。敌人有武器，但不会自动送给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动手。这次，我们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现在正是年关，敌人的戒备比以前松懈了；第二，根据我们了解，扎在山里的一排国民党正规军队，明天就要开走；第三，现在矿警队分驻在大米仓库和矿局（矿警队在前次被夺了枪枝后，重新补充，并从粮子岭搬到了山下，队部设在大米仓库），力量分散，便于各个击破，更重要的是，大米仓库这部分矿警，掌握在我们自己人——谢文斌、文叔其同志的手里。另外，我们自己已有一些枪枝，还可以请桐梓山的农军配合；至于群众，灰心丧气的只是少数，况且他们对反动派都怀着刻骨的仇恨，只要我们做好思想发动工作，他们都会积极参加的。所以，我想这次夺枪，经过周密部署，里应外合，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经过老宋一分析，大家充满了信心，连说：“行，行，事不宜迟，就动手吧！”

宋乔生叫谢文斌同志先介绍了矿警队的情况，接着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会上确定由宋乔生任这次战斗的总指挥，雷发侬、老杨、老张分别担任东路、西路、北路三支队伍的领队人，确定了进攻的路线、时间和讯号。谢文斌临走时，宋乔生双手按着他的肩膀，叮嘱道：“老谢，矿警队里面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担子可不轻哪，千万要小心谨慎啊！”谢文斌坚定地答道：“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好任务！”

谢文斌回到矿警队，就去找和他一起打入矿警队的地下党员、事务长文叔其，不料却碰到了矿警队的李队长。

李队长是矿局局长余焕东的忠实走狗，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又是个贪财好酒的酒鬼。自从大年初一起，矿警队成了几个小赌场，一百二十多个矿警，象一群苍蝇，一天到晚叮着几块光洋嗡嗡叫，这位李队长更是倚仗权势，要钱不要理。他一到赌场，赌赢了就张开厚嘴唇哈哈大笑，赌输了就假装发酒疯，白眼一瞪，手往桌上一扫，输赢一风吹。对于这个混世魔王，矿警们敢怒不敢言。谢文斌为了取得他的信任，表面上一直对他非常恭顺。可今天偏在这节骨眼上碰着，不免有些着急。李队长是从赌场捞了一把出来的，他抓住谢文斌，横直要陪他喝酒，老谢先说了一些“发财”“运气好”的喜气话，说得他眉开眼笑，接着向他道歉，说自己头痛，这次不能奉陪，好不容易才脱了身，又转了个圈才去找文叔其商量。

看看到了正月初四的晚上，弯弯的月芽儿挂在天边；几颗星星，疲倦地眨着睡眼；呼呼的北风，在夜空中号叫，矿警们白天兴犹未尽还在灯光下吵吵闹闹。这时，谢文斌从外面回来，手里捧着一大把光洋，老远就大声向李队长打招呼：“队长，队长！”李队长问：“手上什么东西？”老谢说：“袁大头”（有袁世凯头像的光洋）。

坐在太师椅上的李队长，看到光洋，就象饿狗看到了肥肉，垂涎三尺，也不问是从那里来的，眼珠一转，手一扬：“好东西，走！打牌去，打牌去！”拖着谢文斌就跑。恰好碰到事务长文叔其，又强拉上他作陪。另外又拉了一个矿警。

打牌时，谢文斌、文叔其故意放让，当“碰”的不“碰”，当“和”的不“和”，让白花花的银洋全流到李队长的手里。李队长

笑得合不拢嘴。文叔其提来两壶酒，“砰”地一声放在桌子上，说：“队长财运亨通，恭喜！恭喜！”谢文斌接过话头，向围着看的矿警们说：“你们还不借花献佛，向队长祝贺祝贺。”矿警巴不得这一声令下，都争先恐后，你敬一杯，他敬一杯，不一会功夫，李队长被灌得酩酊大醉，抬不起头来了。谢文斌连忙向文叔其使了一个眼色，两个人把李队长抬到床上。一上床，他就“呼噜呼噜”扯起风箱来了。谢文斌故意大声喊道：“李队长，今晚还没巡逻呢！”

“你……你……代我派……派勤吧！”李队长结结巴巴地应着，还没等谢文斌回答，就又睡着了。谢文斌轻轻地摸出李队长枕下的手枪，奔出门外，带着一班矿警装模作样巡逻一圈，就宣布：“今天大家辛苦，又是新年期间，早早休息，解散！”一声令下，众矿警就象老鼠钻地洞，争着往屋里钻，不多久，一个个睡得和死猪一样。

这里谢文斌又把放哨的全都换成了自己人，接着把整个院子巡视了一遍，再看了下李队长，这才轻轻地跑到后院，悄悄地把后门打开，正好文叔其也赶来了。

两个人碰了头，检查了一下枪支弹药，见八十多条枪，都分班挂在枪架上。谢文斌看看怀表，约定的时间到了，一切已准备停当，就装着查哨，一个人走出院子。

这时，已是深夜一点了，白天热闹非凡的矿警队，此刻死一般寂静。谢文斌来到门口，对两个哨兵低声说：“你们撤回去，按计划配合文事务长行动，守住各班门口。”说完，把门口的电灯，关三下，开三下。发出了行动信号。

却说宋乔生指挥的三支队伍，早已从东、西、北三路开来，桐梓山下来策应的农军，担任打援的任务，警戒常宁方面，严防挨户团肖屠夫的队伍。

这时，宋乔生率领埋伏到矿警队周围的工人队伍，一见信号，立即猛虎般地扑进了矿警队的大门，收了几个班的枪枝，到最后一个班收枪时，一个矿警起来小便，见一群人潮水般地涌了进来，忙喊：“不好了，抢枪的又来了！”谢文斌当即一脚扫去，把他打翻在地。宋乔生恰好赶到，一刺刀收拾了他。那些睡得糊里糊涂的矿警们听到喊声，忙爬起来找枪，可是枪不见了。只听得霹雳一声：“不准动！”一支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们。枪，被收缴了。

李队长从昏睡中醒来，吓得魂不附体，摸摸枕头下，手枪不见了，正想爬到窗户前去探听风声，忽听到谢文斌大声喊着：“李队长快跑啊！弟兄们，快逃命呀，从后门跑呀，游击队来了！”李队长慌忙翻过后面的木栅，混在矿警中，跌跌撞撞，向后山逃去。

工人们迅速打扫战场后，就急忙奔向矿局。

到矿局门口，哨兵看情形不妙，慌忙开了一枪。

走在前面的雷发侏眼明手快，一手枪，将哨兵打倒了。

里面的矿警听到枪声，慌忙从床上爬起来，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就带着枪枝没命地跑了。矿局的一些头目不知出了什么事，也跟着矿警队四处逃窜。

工人们冲到壁面，没有拿到枪枝，便走到会计科，打开保险柜，取出七百多元银洋。

缴枪战斗结束，天已大亮。从桐梓山下来策应的农军回去了。工人们背着缴来的枪枝弹药，喜笑颜开地来到老鸦皂矿工会的前坪。总指挥宋乔生向大家讲了话。他说：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我们没有一点伤亡，却缴获了敌人这么多的枪枝弹药。但是，敌人是不会甘心的，定要找我们的麻烦，我们还能在水口山做工吗？不行的。敌人不会让我们做工，他们会把我们当成眼中钉，要把我们杀绝，我们不能在水口山呆下去，必须另找出路。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唯一的出路，是跟着毛委员、共产党去干革命。要知道，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一无所有，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阶级，我们只有把敌人彻底消灭才能得到解放。同志们，离这里二十里有个桐梓山，那里有不少农军，昨晚还配合了我们，我们就到那里去，建立革命武装，打击敌人，大家同意吗？”

“同意！”工人们响亮地回答。

宋乔生又说：“大家走后不要顾虑家里，家里会有人帮你们照顾的……。”他还交待了一些具体事情。

一支队伍，随着宋乔生和雷发侏，雄赳赳地向耒阳桐梓山进发。

逃到后山的李队长得知抢枪的工人已向桐梓山方向开走，忙收集矿警从山上偷偷地溜下来，回到矿警队队部。刚走进大门，看见谢文斌被反手捆在坪里的大树上，口里塞着毛巾，他想起昨晚的情景，忙带着感激的心情，把谢文斌解下，说：“你受苦了！”他哪里想到，这是宋乔生为了使老谢能继续留在敌人心脏里工作故意安排的。

此时，谢文斌见了李队长“声泪俱下”，编造了一番他如何被捉的情况。李队长安慰了他，并说：“老弟，你这回不错，我一定呈报上司，给予嘉奖。好好干吧，我不会忘记你的。”谢排长“感激”地说：“谢谢队长，我一定跟你干到底！”至于这次遭到袭击的经过，李队长因自己喝醉了酒，心里虚，不好再追查，就根据谢文斌说的情况报告了上司。

当太阳出来一竿多高的时候，宋乔生率领的工人队伍来到了桐梓山。他们驻扎在一个山清水秀、居高临下的庵子里，和那里的农军汇合在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以后，队伍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团”。宋乔生当了独立团团长，雷发侏当了情报站长。他们经常到水口山指导斗争。后来，又有两百多名水口山工人跑到这里当了红军。

迎着朝阳上井冈

阳春三月，井冈山的春风吹到了桐梓山，毛委员派交通员送来了一张地图，指明了通往井冈山的道路。红军独立团团团长宋乔生打开那张珍贵的地图，只见一支红色箭头，从桐梓山射出，刺破重山，飞越河川，停留在井冈山下。宋乔生抬头远望，仿佛看见毛委员微笑着等候在东洋哨口，茨坪路旁，迎接这支工人武装的到来。桐梓山这把干柴，就要投进井冈烈火，宋乔生不由得激情满怀。

正在这时，远处山脚下，匆匆走来一个农民装束的汉子。这人二十七八岁，敞开夹衣，气喘呼呼地走着，他，是打入水口山矿警队当排长的地下党员谢文斌。

老谢化装进山，面色紧张，不用多说，准是矿上又出了大事。战士们“呼”地一下将他团团围住，探问情况。老谢撩起衣角，抹去额上的汗水，细细地诉说起来。

原来，矿警队李队长丢了一排枪以后，跑到矿局局长余焕东那里去告急。余焕东无可奈何，把他臭骂了一顿后，从衡阳买回了几十条汉阳造。

余焕东本来在马日事变后早就起了杀机，现在见宋乔生等离了矿山，矿警队又有了武器，豺狼面目就更暴露无遗了。他用一麻袋光洋，把常宁县挨户团长肖屠夫的几百名匪兵接来矿

区。官匪勾结，对水口山人民疯狂地进行大屠杀，昨天一天就杀了一百三十多名矿工。井口、路旁，到处是鲜血尸首。一百多间茅棚，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烬。还抓了四十名青年矿工，用铁丝穿着手板心，由匪兵押着，送到常宁县邀功请赏去了。

“打！干掉余焕东这个狗娘养的！”战士们听了老谢的叙述，一个个不胜悲愤，催着宋乔生赶快下命令。

宋乔生紧绷着脸，捏紧了拳头，想到战友们的身影，他心痛如刀绞，恨恨地说：“余焕东呀余焕东，你杀我工人兄弟，烧我工棚茅舍，不报这深仇大恨，我哪有面目去见毛委员！”想着就要出兵去拚个你死我活。这时，一阵清凉的山风吹进他热胀的大脑，他突地想起毛委员的教导：要蓄集力量。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不容易，不能轻易拚掉；但是余焕东这么猖狂，又必须要给以打击。同时，他还想到红军人多枪少，正好趁机再夺一批枪来。面对强敌，不能鲁莽从事，宋乔生冷静下来，他安慰了焦急的战士，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老谢也参加了。

月亮升起又落下，灯油干了又添上。当东方现出鱼肚白的时候，一场“调虎打鱼(余)夺枪计”订妥了，趁着天还未大亮，谢文斌急忙离开了桐梓山。

深夜，桐梓山的红军悄悄下了山，象离弦的火箭，直向烟洲射去。

烟洲，是一个百来户的小乡镇，它是挨户团头子肖屠夫的老巢。老远望去，村内，几栋青砖瓦屋，夹在一栋栋破旧的茅屋之间，显得格外刺眼。这里离水口山矿约二十里路程。红军浩浩荡荡开进镇里，松明火把照亮了街头巷尾，不一会，告示

标语贴满街，锣声鼓声响满巷，沉睡的烟洲掀起了热浪。土豪的谷仓被打开了，沙沙的量谷声，朗朗的笑声，与土豪们的惊慌喊叫声汇在一起。烟洲农协会的会员们，纷纷跑回家中，从地窖里取出梭镖，从被子里抽出农协会会旗，连深藏在村后山洞里的一门松树炮，也推到了街心。一年多没有风风火火地干了，眼下桐梓山的红军兄弟回来了，农友们的劲头就别说有多大啦！

在一间铺着青石板的大厅上，几个着长袍马褂的土豪，面如死灰，战战兢兢地听着宋乔生训话。宋乔生数说了他们的罪行，警告他们不要继续作恶，就把他们放了。一贯为非作歹的土豪那受得了这个气，一出大厅，偷偷商量了一下，便急忙逃向水口山求救去了。

这天拂晓，余焕东翻身下床，拖着鞋子，正准备上厕所。这条毒蛇前天杀人杀红了眼，到今天，两只肉泡眼还是血红血红的。一个矿警领着从烟洲溜出来的几个土豪，从他面前走过，慌慌张张地朝肖屠夫住的套间跑去。

余焕东拦住他们大声问道：“一大早，跑什么？”

“找肖团长有急事相告。”几个土豪上牙磕着下牙，直奔肖屠夫住的房间。余焕东也跟着进去。

“团长，不好啦！”“肖菩萨，快救救我们吧！”一片求救的呼喊，把肖屠夫从睡梦中喊醒了。他睁眼一看，哟，尽是老巢的大财东。肖屠夫靠在床头上，听着这帮共裤连裆的世交们诉说。一个瘦长的土豪弓着腰从怀里掏出一张大红标语递给肖屠夫，瞥了瞥坐在围椅上的余焕东。

“大闹烟洲镇，捣毁肖屠夫老巢！”肖屠夫看着标语，失声念了出来。他象被蜂子螫了一口，忽地从床上坐起来。坐在围椅上的余焕东也吓得肉泡眼瞪得溜圆。当土豪们讲到红军把烟洲闹翻了，还磨刀擦枪，要杀进水口山为窿工报仇的时候，余焕东心想，红军来势不小，是要提防点，不过，他们凭着鸟枪刀棒，还未必真敢以卵击石，和挨户团、矿警队比试。

突然，余焕东被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打断了思路，只见一个土豪抖开一个布包，一堆银元撒在肖屠夫的床上，几个土豪七嘴八舌说道：“团长，兵贵神速，请立即兴问罪之师，解乡民于倒悬！”“肖爷，我等捐款筹粮，资助军费。倘烟洲落入异党之手，不仅我等性命不保，你肖团长也失去了一方筹粮派饷之地啊！”肖屠夫眼望床上银元，耳听豪绅言语，喊了一声：“且慢！”跳下床，穿衣套裤，说：“我肖某人与赤党不共戴天，走吧！”这一下可把余焕东急坏了，喊道：“肖团长，我那一麻袋光洋可不是烂铁皮啰。”肖屠夫听余焕东这么一喊，就又倒在床上。众土豪一个个只好咕哝着退了回去。

却说宋乔生故意放走了烟洲的几个土豪后，马上作了安排，可是，直到日头当顶，还不见肖匪出来，就决定再加点饵料。他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来到离烟洲七、八里地的肖家村，杀了村内大土豪、肖屠夫的堂兄弟肖四老爷。红军除了这个恶霸，肖村农民可解恨啦。就在人们喜气洋洋的时候，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肖家后门没有关上，一个家丁跑啦。宋团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主子归天，家丁报丧，由他去吧！”

这个家丁跑到水口山，跌跌撞撞地进了肖屠夫住房。肖屠

夫和余焕东正在烟床上吞云吐雾，一听堂兄弟的脑壳搬了家，“蹦”地一下跳下床，恶狠狠地喊道：“来人呀！”一个勤务兵进来，肖屠夫说：“传我的命令，紧急集合，立即出发。”余焕东见肖屠夫要走，就又提起那一麻袋光洋的话来，肖屠夫这回可没象上次，他大声吼道：“老子也没有白花你的光洋，水口山的人过了刀，茅屋过了火，还不够你的本？我堂兄被杀，我还能不管！”“那你也得兵分两路，留些弟兄把守矿局呀！”余焕东声音软了。肖屠夫说：“兵分两路，岂不是叫我往老虎嘴里送肉食？”他不再理会余焕东，带着两百多名匪兵，于傍晚时分，卷着一路尘土，杀气腾腾朝烟洲去了。

宋乔生杀了肖四老爷以后，留下几个战士配合农协会员在烟洲“打打闹闹”，继续麻痹敌人，主力部队则离开烟洲，抄近路向水口山逼近。战士们想到马上就可以杀敌报仇，夺枪上井冈，脚板底下都好象装上了风火轮，几十里山路一下子就到了。部队在离矿山一里多路的茶树林中埋伏下来。夕阳下，战士们望着肖匪朝烟洲滚去，高兴得心里直喊：“蠢牛，到底被我们牵走了。”

深夜，宋乔生一声令下，战士们象疾风一样，朝矿警队扫去。站在门口的哨兵听到响声正要动作，冷不防一把钢刀捅进胸膛，“哇”的一声倒下了。一直躲在矿警队的余焕东听到门外响动，感到不妙，慌忙命令矿警取枪抵抗。矿警知道红军厉害，早已丧胆，加上上次宋乔生在夺枪时开导了他们，叫他们不要死心附敌，所以，端起枪来，也只向天上打。余焕东望着怒发冲冠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忙钻进矿警中间，看看顶不住，便

一枪打熄电灯，跳窗逃走了。矿警队的谢排长领着红军战士打开仓库，背出了一捆捆、一箱箱新近买来的枪枝弹药。宋乔生对交了枪的矿警进行了教育，就叫战士把他们锁在屋里，然后带上武器，呼喊朝矿局冲去。

战士们冲进矿局，一把火点燃矿局门楼，顷刻间，火光映红了夜空。矿工们见自己的队伍回来了，手执钢钎铁锤，从一间间茅棚里涌出来，复仇的怒火凝聚在铁锤上。矿工们配合红军砸烂了盘剥矿工的油米处，打沉了矿局停在河边的两艘运输船。无数油灯和松明火把，把矿区的各个角落都照亮了，人们愤怒的眼睛在搜寻债主余焕东，可惜这家伙不知钻到哪里去了。独立团因为要准备上井冈山，连夜又回到了桐梓山。

天色微明，到烟洲扑了空的肖屠夫，拖着疲惫的队伍走回矿局。只见余焕东一身泥水，赤脚站在进矿的路口上。这家伙刚从一个树洞里爬出来。两人见面以后，余焕东气得一脸铁青，冲着肖屠夫直瞪眼，一句话也不说。

三天后的一个清晨，山青水秀的桐梓山显得格外欢快，一杆红旗从树林中露了出来，后面是威武雄壮的红军队伍。宋乔生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最前面，战士们唱着歌，扛着钢枪登上了奔向井冈山的路程。

太阳落山的时候，队伍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山路曲折，两侧高山对峙，山坡上除了稀稀落落的蒿草，不见一株树木。宋乔生正在观察地形，忽然见尖兵跑来报告，离队伍二里多路的一个山坳里发现一支匪兵，据侦察可能是余焕东领着肖屠夫的挨户团，企图抢占左右山头，伏击红军大队。宋乔生闻报，心

里一喜，对战士们说道：“余焕东给我们送行来了，上次让他溜了，这回可不能轻易让他跑掉。同志们，上山！”宋乔生话音一落，战士们飞腿向山上攀登。

自从前几天红军独立团夺枪烧矿局后，余焕东派出一批批探子，在桐梓山周围探听消息，伺机反扑。他侦探到红军要往井冈山去，必经这里，便拉着肖屠夫，策马并肩，带上矿警队和几百名匪兵直扑这狭长的山沟里来了。

愚笨的敌人，走一步喘一口气，弓腰驼背的往山上爬。有的把枪当作拐棍，一步几摇晃。眼看着他们爬上了半山坡，宋乔生大手向下一压：“打！”

刹时间，轰隆轰隆，似风雷暴起，如怒海翻腾，匪兵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这个“哎哟”一声，扑地不起，那个脑壳开花，浆水横飞，匪兵们叫苦连天，到处乱窜。原来，从山上滚下无数的石头，铺天盖地，砸得敌人不死就伤，走又走不赢，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这阵石雨，把个余焕东也吓懵了。突然，一块石头不偏不倚，正打在他的马头上，那马嘶叫一声，“啐”，连余焕东一起摔倒在地，余焕东不顾伤痛，赶忙爬起来拚命朝山下跑。

看着匪徒被石头砸得东倒西歪，战士们真是开心。“不能让残敌逃走！”宋乔生高举驳壳枪，高呼一声：“消灭挨户团，向毛委员报捷！冲呵——”伏在山顶上的战士腾空跃起，象猛虎扑下了山冈。

清脆的枪声迎来了黎明。一轮红日照亮了崇山峻岭，战士们带着胜利后的喜悦朝着井冈山奔去。这正是：

革命风雷震四方，
扛起枪杆上井冈，
打出一个新世界，
万众翻身向太阳。

后 记

“好花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在抓纲治国浩荡春风的吹拂下，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竞艳。这本故事集在万紫千红的大好春光中献给读者。

在此书编撰过程中，参加过当年水口山工人革命斗争的老干部、老工人，回首往事，激情奔放，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水口山矿务局的干部和工人，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革命师生，调查走访，辛勤编写，使这本故事集初具规模；随后，衡阳地区文化局专派同志到水口山参与修改，编撰成册。

这是些真实的故事，但由于年代久远，相传不一，误传错传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殷切希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关心水口山革命斗争史迹的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日后补充修订。

